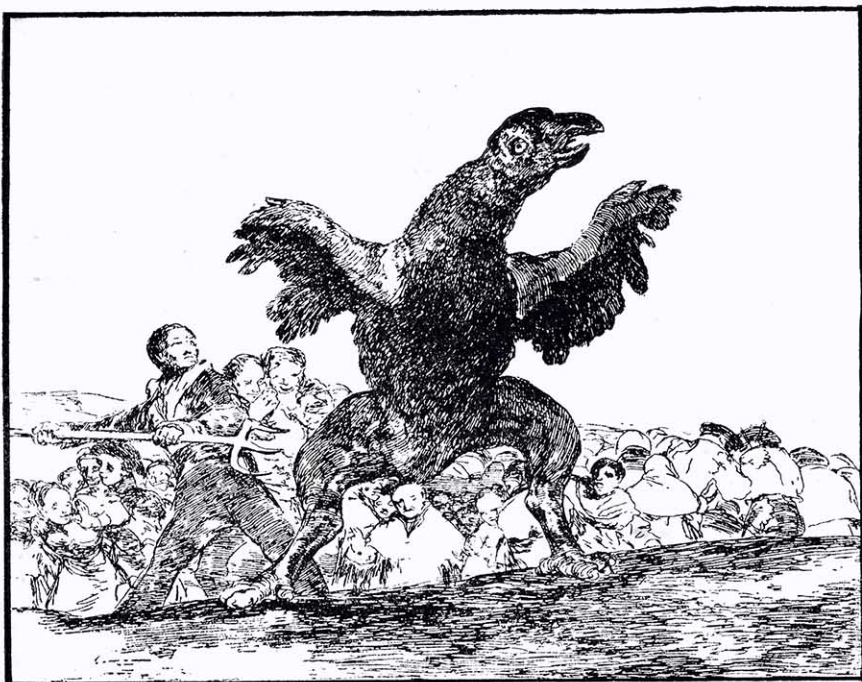




14

耘耕

小販同學一條心（木炭）

顏實作



目錄

小販同學一條心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

夜窗隨筆

現實的烤煉

給黑夜裏底人們

夏旱的故事

沸騰的一天

生涯

陀斯安以夫斯基

一件小事

魯迅先生筆下的——狗、貓、鼠

坦白

夜，月亮和那山崗

骷髏和猛士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中秋的夜晚

散文一則

少年鼓手

編者、作者、讀者

顧實

文兵

玠琛

黎萌

艾芳

吳顏

香丁

學俊

謹芸

鄧秋松

文丁

田舍子

藍秋

紀星

墨人

邵虹

馬海

嬌若龍等

(一)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六)

(十八)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四)

(廿四)

(廿五)

(廿七)

(廿八)

(卅二)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ingapore 9.

承印者：文藝印務公司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

文兵

(二) 世紀路與星洲日報的筆戰

接續就是世紀路與星洲日報的筆戰。自從星洲日報在五三年十二月間出了一本「馬華小說選集」後，這筆戰也接着開始了。關於這筆戰的起因，各有各的說法，有的說是因為星洲日報出了這小說集用了「馬華」這二個字未免太醜陋了，因此引起了其他同道者們的不滿，有的却說是因為那小說集的前記惹了禍，那前記的內容：「蕭鍾是本坡戰前最有盛譽的一個散文作者的化名，由于抒情寫景，婉約細膩，擒縱文字，毫不費力，曾受一般寫作者的傾服，尤為當時本報「晨星」副刊編者郁達夫先生所賞識……吳冰為中馬耆宿，詩歌散文小說均會風靡一時，留給讀書界以極深刻的印象……近作「馬路英雄」，刻劃人物，栩栩如生，行文佈局，灑脫不羣是名家手法……」紅包一的作者下之門和「憂鬱的眼睛」作者石陶，也同是為作界的舊人，一向就在馬華的文藝園地上做着耕耘的工作，用各樣筆名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契（金旁）而不舍，不求達聞，對於小說創作，自是斷輪老手，被收入本集的只是他們的短篇作品而造詣之高也窺見一斑，其餘八位，都屬馬華文藝的篤實的工作者，寫作歷史，也不很短……」使得某些全道看了不舒服。總之這個筆戰是無原則，是含有十分濃厚的宗派主義的氣氛的。據我們所知首先在這筆戰開炮的應該是筆奴君的「我做賭徒」（世紀路五三，十二，卅一），他在那文中這樣地寫着：「我從前不賭博並非想做個規規矩矩的人，我現在要做賭徒！不是假裝縱博千場的潤佬而是拜讀了一個郁達夫所賞識的，是本坡戰前最負盛譽的散文作者蕭鍾底「神靈的老臉」而得到啓示的。原來顯靈的老嫗能使砍它的勞動工人，染了「不治之症」，能使郭府奴才馬上患上一場病，能使郭老爺不敢再有疑，能使……但却敵不住賭徒們的威力，終於砍掉，當柴燒光！……到現在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政府偵騎四出也捕不完那些賭徒賭棍，原來賭徒們神靈的威力，一不怕官府，二不怕神靈，逍遙于法外神界，感謝編者的「審慎選文」使我一讀斯文，立地成仙，終身無憾！……奉勸，古人趕快和咱看齊，全登「極樂」。賭徒萬歲！」「自這文登出後，還有，余伐君的馬華文壇不寂寞（世紀路五四，一，十四）和趙心君的「展開文藝工作」（世紀路五四，一，十五）等文全漾為着攻擊星洲日報馬華小說選集而寫的。

這二文主要的是諷刺，由於星洲日報的小說選集，包括「一大堆自命「退休的」，「落伍的」，「轉業的」，「老」作家」，和「最負時譽的散文家」的作品而感到寂寞外，並攻擊「有些文藝工作者的專搞小圈子，在圈子裏互相擊節譁嘆，以求阿Q式的自信和自滿，圈子外的世界連正眼也不敢看一下以致目光如

以，艱難自憐，自我陶醉，不知圈子外還有世界了。」

在余伐君的馬華文壇不寂寞中還特意地指正「這位「最負時譽的散文家」無法拿出其十多年前的看家本領，結果連小說主題也攪不清，當場出醜」和攻擊那小說選中姜凌君的「情場戰場」是篇有毒素的作品。該文這樣地寫着：「一切有正義感的文藝作者都應該起而肅清黃色文藝和一切低級趣味的。這是目前所有馬華文藝工作者的起碼任務。如果一方面是打起反黃色的漂亮幌子，口口聲聲自命嚴肅。一方面却遮掩竟寫「情場如戰場」一類有毒素的作品，教授青年以吊膀子的秘訣，掛羊頭賣狗肉，即使以「老作家」自拍大腿鑒附死人，互相吹噓，也騙不了人的！」。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星洲日報不惜以社會服務版將近全版的版位來個大反攻，該版包括雪亮君的「斥文壇無賴」，尤之尤君的「黃色文藝之尤」，醒醒君的「賭徒，惡霸，暴發戶」，野草君的「橫眉集」，黃斌君的「狐狸尾巴」和兩筆君的「賭徒嘴臉」等文，在隔日星洲日報的晨星也出現了一篇，楊文君的「正告文棍文騙們」。以上各文除了馬義斥世紀路和攻擊世紀路上的些全道者外，還特意地攻擊曾在世紀路上連載過苗秀君的「掛紅」。在尤之尤君的黃色文藝，尤之尤（他大鼻伯被滾蛋！）就有這麼的一段：「這個文壇妖姬，過去的大文可惜我沒有眼福拜讀，從最近寫的「一部短篇小說」（依據那個副刊編輯原文），叫做「掛紅」的看來，真是寫來全不費工夫，這就是在二年來的黃色文藝之尤了，作者明目張胆認眞一個校役的「勞動工人」，「一個在番邦流落了廿年老番客」，說他在疲倦之中被老鼠吵得不能入睡，才氣憤地爬起來拿舊報紙鋪蚊帳，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大鼻伯」既要罵「丟那媽」又要說「他媽的」如何能够在在不明亮的火水燈前瞧見「她朱二嫂」的兩大奶在跳動？」不但「跳動」，還要加以「戲弄」？作者自己患了色情狂，垂涎「人家孤兒寡婦」三更半夜爬上蚊帳頂企圖對那阻礙了豪情的進行的老實的勞動工人驅逐村子，而那個真正和「她朱二嫂」通姦的「什貨店伙伴大口牛」却一筆把輕輕放過了。……作者就這樣假借這個善良的大鼻伯去欺負「她孤兒寡婦」而且還教唆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唱着「大鼻伯，無老婆，偷睇過，隔離房。」在這樣一陣歡聲中，他南島契詞夫這才「心安理得」把「他大鼻伯」滾蛋了。這個搞清楚了「主題」說明了什麼？暴露了什麼作者？居心何在？其躲躲閃閃的心，真是路人共見！」最後該文還說：「這部短篇小說」在那個對於反黃色文化運動一向置若無聞的副刊發表的第二天後，這個副刊也居然跟着人家喊反黃色文化了！好比作賊唯恐留下指紋，趕快洗手完事……這部「短篇小說」，不僅是「毒害着廣大的讀者的意識」，「愈來愈猖獗的黃色文藝」之尤，「甚至無一點益處的東西」，而且揭穿起來連我們的耳根都要發熱，原來「他契詞夫」連這題目都要抄襲詩人威克家的一本書名！……」這場筆戰也是莫名其妙地結束，因為自這次星洲日報的大反攻後，除了在文藝報第三期夏凝霜君的談文章的最後一段有提「歌頌賭徒小說」外，再也看不到關於這次筆戰的文章了。在這次的筆戰中有一點是值得提的，那就是「神靈的考驗」這篇小說雖然被人攻擊和諷刺，但它的作者蕭鍾不但不因此而衝動起來，他還以一種冷靜和誠懇的態度寫了一篇他為什麼寫那篇小說的自白。這種精神是值得表揚和學習的。

(三) 文藝報與某月刊的筆戰

最後一個就是文藝報與另一個年青人的刊物的筆戰。這個筆戰我想大家是會比較清楚的，因它發生的時間不但是離開現在並不久，並且在耕耘的第六期與第七期也曾有數文提及此事並加以討論。現在我還是將這次筆戰的經過，簡略地重述一下：

開始，在第二期的文藝報上有一篇夏凝霜的「這還是雜文時代」，夏君主要意思是「強調戰鬥性的雜文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的重要性」。但是，恰巧這時某月刊第二期上蘇夜君的「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這篇文章有這麼一句「有人以為這還是雜文時代，因而拼命地專向這方面致力，我們固然要運用雜文的潑辣尖刺惡劣傾向，但不能完全倚重之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大概夏君以爲這一句話是針對他而說和詩，所以在第四期文藝報上再發表「再談雜文」。這篇文章，除了問「既然准許專向小說和詩歌努力的小說家人難道不允許專向雜文努力的雜文家麼？」這一問題外，還解釋說但我這個「有人」卻從沒有說過要把雜文「作爲唯一的創作形式」代替小說詩歌戲劇其他文藝形式，「這篇文章出來之後，蘇夜君便寫了一篇「駁文藝報」全一期還有「馬華文壇上的活劇」漫談馬華文藝」兩篇文章，這幾篇文章謾罵和諷刺的語氣很重，而且連該刊物主編紫×也嘲弄一番，此外，蘇君說：「對於雜文我是絕對地贊成，夏凝霜先生文中某些話的」，「我寫「馬華文藝現階段三大任務時根本不知道文藝報二期中有一篇夏凝霜君的「這還是雜文時代」……說他所揪指的人并非夏君而是另一些文藝工作者。這一章一發表，夏君馬上以同樣的話氣寫一篇「巴兒狗的論調」來諷刺蘇君，說他是一竅不通的理論家，企圖取消雜文。和陳原教授這樣是「巴兒狗」。因此，蘇夜就寫一篇「斥夏凝霜的巴兒狗的論調」來回敬夏君。至此，雙方已變成互相謾罵了。這一筆戰連振城的「沙漠風」也被捲入，發表文章攻訐文藝報。

這時，恰好，耕耘第五期上有一篇李波君的「爲建立星馬文藝協會而努力」的呼籲，這一呼籲是要文藝界消除小圈子宗派主義作風，團結一致，共同反黃，建立及推動星馬文藝。因此在耕耘第六及七期上就連續發表了「誠懇的呼籲」（何達作）「我們需要怎樣的批評」（石中石作），請文藝報和人間「休戰」（子魯作）三篇文章，一方面請對方休戰，一方面分析了這次筆戰的內容，說這次的筆戰完全是由於彼此的誤會所引起的。此後，雙方的筆戰便宣告停止了。

（待續）

更正

上期本文前面編者按中的最後一句「作者認爲這樣做對當前急需解決的幾個文藝問題（如反黃與黃色小說，雜文的用處，怎樣掌握文藝批評等）」至此，以下應作「會有極大幫助。這篇文章我們將分數期刊載。

夜窗隨筆

• 珍琛 •

，是非黑白就永遠搞不清了！再說，「文少家多」也是不良的現象！

× × ×

一個人的好壞，絕非憑外貌便能判斷，尤其是在金錢社會裏，有地位，有名譽的紳士，不一定就是慈善家。

華爾戈夫斯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主角，親上），他生平最拿手的一套本領便是貪財，幾乎無時不在動腦筋怎樣去抓。大凡一個有了財勢的人不免要摧殘女性，以過其無恥的慾望，華爾戈夫斯基也沒有例外。他誘騙了善良的少女，把她的錢財騙到手之後就把她拋棄；這個女人生了一個女孩，以後過着十多年的求乞生活，直到死去。那卑鄙的假面人，竟一次又一次幹他的無恥勾當……

這裏我們看見醜惡與善良在不斷鬥爭，雖然前者佔了極大的優勢，但我們却不能放過那些戴假面具的「人」！

描述，像天上的什麼仙之類，這是很危險的，他可能被讀者踩在泥濘裡。

經驗貧乏是寫作的障礙，但是，如果肯虛心學習，不辭勞苦去體驗生活，相信以後寫出來的東西是有血，有肉的。我們常驚奇「保爾的故事」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而本身為什麼總寫不出好的作品呢？理由很簡單，就是「生活經驗太貧乏」。

× × ×

做一個批評家，不論大批評家或小批評家，理論必須正確，立場應該公正，用不偏不阿的態度去糾正或讚揚某部作品。在馬華的文壇上，有許多最使我們感到悲痛的是明明標榜：是善意批評，不是惡意漫罵的刊物，竟變成潑婦罵街的場所！我們以為，不論是對是錯，都要仔細磋商，以便分明判斷是好或壞。設若你一句我一句，儼然自己是批評家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假使它的文化低落，那就沒有力量去改進社會了，不但如此，甚或整個民族的利益都將被別人侵佔呢！文化重於一切是不能否認的。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人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而已。

× ×

寫作者首先要替大眾着想，怎樣去寫，寫什麼——這是最起碼的常識。

寫作者是挑夫，作品是水份，是供給人們以飢渴的養料。如果以名利為目的，專向縹緲處去



現實的烤煉

黎萌

這篇小說寫出了智識份子的優越感，輕視低賤的工作。作者以第一人稱的語氣來寫一個高中生，家境不好，因為哥哥身體不舒服，便出來代替哥哥擺攤子當小販，這種工作在他看來是有損身份的，作者描繪了因為優越感而產生的許多尷尬的場面。但是在擺攤子的時候却發現，這些低賤的人是有著堅毅不屈的求生意志，互助互愛的精神。

淫威的太陽，拖着沉重的步伐，逐漸地向山後墜落了。

蒼茫的暮色，已靜悄悄地從紗窗外溜了進來。窗帘在晚風中拍拍地飄盪，寢室裏的微光漸漸地消失。

我順手扭亮了電燈，開始作今天校裏所教的新功課，當我正聚精會神地做「三角」習題時，驟然地；天真又淘氣的妹妹跳崩（足旁）地闖進寢室裏來，喘着氣說：

「少爺，媽有事叫你去！」
「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的！」
「我滿不高興地：『妳先去，別打擾我，待我作完『三角』習題才去！』」

「不能，媽說要你馬上就去！非立刻去不可！」她扳起臉孔說。後一句特別加重語氣。

「得了。別再胡鬧了，好。我去！」只好收起習題簿，跟妹妹一塊兒走去。

此刻。母親正在桌上摺疊西裝褲子，我走近她身旁，問：「媽。有什麼事吩咐？」
母親被我突如其來地這麼一

問，突然猛掉轉頭來，脫下嵌在她鼻樑上的那付陪伴她將近廿年的老花眼鏡，帶着慈祥的口吻。
「唔。萌兒，近幾天你哥哥有點不舒服，讓他在休息幾天，我想叫你把這包西裝褲，明晨載到『十條石』去賣，你不去？」

給母親這麼一問，不覺令我一怔，一時倒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她！去抑或不？兩者確實在圍繞着我，使我猶疑不決起來。心裏暗暗地自忖着：「自己是個堂堂的高中生，怎好去街邊擺攤？這不是會丟盡自個兒的身份？」

「哼！生為一個高中生却有這種卑鄙的觀念，難道高中生就得高高在上嗎？到街邊擺攤就是件下流卑賤的事嗎？」良心在責備着我。

「是的。倘存有這種卑鄙的觀念，真是社會的敗類。」於是我囁囁着：

「媽……我……」
「哦。一個堂堂的高中生，怎好意思到街邊去擺攤呢？」妹

妹說這句話，顯然在譏諷我，不禁使我渾身熱辣辣起來。正想開口跟她爭辯，母親却搶先狠狠地說：

「怎麼？去擺攤有什麼不好意思，又不是去搶，去偷人家的；將我們的貨物，拿去賣給人家，這是天經地義的公平交易，哼！總比那些投機取巧，靠人養活的人光明得多！」

「我看少爺是不肯去的。」
妹妹瞟了我一眼，冷冷地說。

「妹妹，請妳別再挖苦我好不好？」我說：「我並沒聲明不去呀！」

「那麼你剛才幹嗎不乾脆說聲去！老是在那裏愁眉苦臉，猶豫不決呢？」接着她歪着頭，抿着嘴，刁皮地說：「少爺呀！要知道現在是窮到何種地步，還擺起少爺的架子。」

「够了！够了！我底好妹妹別再勞哩勞（口旁）囉了。」我掉過頭向我母親說道：

「媽。明天我去！」
「唔！那現在早點去睡覺，明晨四點半就得起身，去！快去

睡。」母親微笑地，眼睛裏洋溢着慈祥的光彩。

我懷着一顆尷尬不安的心，慢慢地回去。可是妹妹還在喋喋不休地說：

「媽！剛才哥哥那副可憐相，真令人好笑又好氣呢！哼！他真是個十足的少爺典型。」

「唉！別再取笑他了，這也難怪他呀！」

「哼！我才不服他呢？整天滿口新名詞，唱高調，開口就嚷：『到農村去勞作啦！和農夫們打成一片啦！用自己血汗去換飯食啦！……』那才是神聖有義的生活呀！你瞧！剛才叫他去街邊擺攤，他就躊躇起來了！哼！高中生，只會瞎喊！」頓了一頓又接着說：「媽！妳先去休息吧！讓我來習（手旁）疊好了。」

我步入寢室。把台上的鬧鐘轉了鍊，把鬧鐘針扭到四點半，便一骨碌地躺在在床上。眼睛直死盯着電燈出神，腦海裏不斷浮現一些孤疑：「明晨一早怎樣去擺！如何開口叫賣？假使遇到『馬打』怎麼辦？碰見……種種尷尬的問題像後浪推前浪地在我底腦海裏澎湃，使我無法入睡，老是在床上翻來覆去，直至一點許才昏沈沈地進入夢鄉……」

也許昨晚夢睡的緣故，今晨連鬧鐘响了還不知道呢，要不是我母親來喚我起身，那真不知要睡到什麼時候。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坐在床

上發怔，這時，我真捨不得離開那溫暖的被窩呢，母親這時也許明白我還在貪睡，便勸道：

「好起床啦！現在四點七個字了，遲了恐怕估不到位子擺，快起來。」母親接着習（手旁）床上的棉被。

我只好去洗臉換衣服，盥洗後，母親端了一碗熱氣騰騰的粥給我充飢。妹妹却把一大包西裝褲子綁在腳車架上。

吃完粥後，我便推了繁重的腳踏車往柏油路上。臨走時，母親再三叮囑：

「路上要小心點啦！不要『采（足旁）』！太快，知道嗎？」

「恩（口旁），知道了，媽妳回去吧！」我說後便跨上腳踏車，朝向武吉智馬路踏去。

寒冷刺骨的晨風，陣陣地迎面呼呼撲來，使我渾身顫抖，上齒與下齦的牙喀喀地打着，這時候，我只有咬緊口根，加快速度盡力地踏着，踏着，好使身體起一股熱氣。

在武吉智馬路上，一片漆黑得可怕，除了腳車的「犂里摩」的响聲外，一切都呈現着死寂，黑森恐怖的景象，還有稀疏半明半昧的星兒，漫無秩序地點綴於黑壓壓的天空，眨眨的拋着寒光，彷彿在冷笑，這更使我害怕而顫抖起來，不敢回頭看，只是低着頭拼命地往前踏去……

到武吉智馬路的七條石時，突然在茅叢中閃出一個黑影，用手電筒閃閃的照着，我，命令我

停止。這時我真的很害怕到渾身抖顫，心裏暗暗地想：「媽的！初次出門，就碰見強盜，完了，一切都完了！」此時我正想掉頭逃走，可是已太迫近他了，只好硬着頭皮走上前去，看他們如何處置吧。

「喂！『不烈』（停止）。」天呀！原來是夜巡的警伯們，方才的恐懼氣氛頓時鬆弛了一半。接着他用馬來語來問我：

「汝馬那卑居！（你去那裏）。」

「哦！『英仄』，沙亞冒卑居『十個』。」我停了腳車，戰兢兢地回答。

我朝右邊望去，距離馬路廿來尺的茅叢裏，停放着一輛「Radō」卡。接着走出幾個便衣「暗牌」。其中一個操着潮州語來問我：

「喂！汝安呢早，去地塊（你這樣早，去那裏）？」

「去十個。」

「指蓋是席密個（這是什麼東西）？」他走到車後，看見一包貨物，便指着問。

「哦！是包西裝褲子。」我不會說潮州話，只好說國語了。

「做什麼的。」他也說國語。

「要載到十條石去賣。」

「現在就做這種工作？」

「不。這是我第一次來擺攤的。」我接着補充一句：「目前我還在求學呢！」

「讀書？」他彷彿有點不相

信似的，再詳細地觀察我一番，然後好奇地問：

「那你讀書，幹嗎會來擺攤的。」

「因為目前百業蕭條，受環境逼迫，是不得已的。」

「你打開來檢查看，」於是我急忙抱下那大包的褲子，解開繩子：「一地攤在地上。他用手電筒一面照，一面在翻，結果沒搜出可疑的物件。」

「走！」他命令着

於是，我又跨上腳車再往前用力踏去，此時，雖然晨風還不斷迎面撲來，然而我卻渾身熱騰騰起來了，額角上也冒着汗珠，約經過半個鐘頭地前進，好容易才到達十條石市場，我拐進小巷，看見空地，便把兩大張報紙攤在地上，然後將大包的西裝褲安置於報紙上。

這時，我才鬆了口氣，便掏出手巾來擦拭額角的汗珠，在昏暗的路燈下，我的腕錶正指着五點十個字。

這條小巷黑沉沉的。只有打從那間咖啡店的板蓬裡透出渾黃的燈光，有氣無力地投在這暗沉沉的小巷子。這時真教我羨慕屋子裡的溫暖呢。

我呆着站了一會兒，瞥見這巷末端有小熱食檔，隱約地可看見幾位顧客在邊吃邊談着。於是我也走去湊個熱鬧，藉此打落這寂寞單調的孤獨。

「阿舅。愛吃豬肉粥嗎？」我走近食檔前，那位滿頭白髮斑

斑的檔主，滿臉泛着笑容殷勤地招待我。

「唔，一碗來。」於是我選較靠近爐旁的空椅上坐下，停了片刻，我鼓起勇氣翻過頭去跟他們攀談打招呼道：

「阿叔，諸位都這麼早就來。」

「唔，早啦。」其中一位年約四十開外的中年人，指着這巷右邊用幾塊亞答蓋成簡陋的小棚架說道：「我們睡在那裡的。」

「呵！原來你們都睡在這里。」接着，我關心地問：「這溝渠不是會很臭，蚊子定多得得很吧！倘若逢到下雨，那不會被雨淋到？」

「嗯，不下雨倒沒關係；若下了大雨，那就得深夜裡搬到一五加基」避雨了。」

「那你天天都在此地擺？」我問。

「不是。」他說：「天天在這裡擺那有生意！這裡在一星期裡，只有星期天才較有生意可做的，其餘幾天都是沒有什麼生意可做。」

「那麼。除這裡擺外，還到什麼地方擺呢？」

「唉！所擺的地方可真多，不論坡底的大小巴剎都擺遍了。他長嘯口氣：「近幾年來，以擺攤的小販日益激增，幾乎每處可擺的地方，都擠到滿滿，因此人多了，生意也就難做，同時又常常要被逮捕，唉！……」

「不過。他們是不能隨便亂捕的呀！況且……」

「哼！他管你三七二十一，一來便把你連貨一齊載去，事後罰款五元或十元便了事，如再一次被捕則加倍罰款。哼！……」

「他越說越激憤，那兩道眼晴像星星的怒火在燃燒着紅光，那紅光漸地蔓延到他底赤黃的臉頰下。」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我心裡暗暗地想：一般單靠出來擺攤來維持一家老少的生活的小販們，近來膠錫的猛跌，市場的蕭條，顯然直接影響小販們的收入。同時，牌稅又增加了，小販們所擺的地方卻又沒有改善。這種種的情形迫得他們的生活何等困苦呀！這真是迫得小販們無語問蒼天呢？這是誰造成呢？

良久，我接下去再問：「阿叔，那你擺攤已是很久了吧！」

「自和平後擺到現在的了。」接着他感嘆地：「唉！近來生意益加冷淡，昨天一共才收到九塊多，你想這怎能生活下去呢！……我不時在盼望，如果有機會我真想改行。可是改行又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沒有資本和裙帶的關係，那你就有大大的本領也是一籌莫展的呢！唉！生存在這世界，窮人總是吃虧得多，哼！我們這些窮人不知要到何時才有快

樂的一天？」

「阿叔。不要過於消極了。」我說：「世間的一切事物本來就是有一高低不平的。然而，我們堅信：黑暗冷酷的嚴冬過去了，接踵來臨的是個燦爛溫暖的春天。可是在這暗與光過渡的時期，一切更顯得困苦，黑暗的。不過，只要我們堅韌地，永不妥協地奮鬥下去，盡力培育下一代，使下一代能倔強地樹立起來，那這不是了嗎？」我越說越激昂，心胸裡的熱血直湧騰沸。

這時候。眼前彷彿隱約地現出一幅生動的圖畫：在一片陽光普照下的肥沃土地上，老的，少的，都唱着山歌齊揮動鋤頭在翻土，耕耘；久已破落的工廠，也重新冒着滾滾的煙霧；滿頭白髮的老人和中年的農夫們也齊集於大學堂裡受教育，羣羣活潑天真的孩童，在大人們的指導下，盡情歡呼雀躍！……呵！這未來的棟樑呵！在新的土地上倔強地站起來了！站起來了！

「嗯。我就是爲了養育家裡的，羣噉噉待哺的孩子，所以才出來到處忍受風吹雨打，奔走各大街小巷露宿呀！你瞧，我的頭髮已半白了。」頓一頓他點點頭說：「是，你說得對，自己苦一點倒沒關係，應盡力培育下一代！」

良久，他打量我一番，好奇地問：

「噢！亞弟。你好像剛出來擺攤似的？」

「是的。目前我還在本坡X中學唸書呢。因爲今天沒上課，所以才出來擺攤。過一會我說：『阿叔。我是初次來擺的。對一切都不熟悉，希望你多多指教。』」

「我能力做到的話一定幫你的忙，況且大家都是吃這行飯的人，互助的精神是應有的。」他說。

……
天空這時已漸漸地變成深藍了，遠處不時斷續傳來——喔！喔的雞啼聲，夾着這巷末端的咖啡店播送幽美「探戈」的舞曲，劃破這靜謐的小巷。

這時，小販們都陸續地匯集於這小巷，頓時變得鬧烘烘來……

「亞弟，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先去把貨攤開來，等候顧客來買。」

「好的。」於是我起身付錢，可是他卻搶着先付。我把錢還給他，他卻不收硬要我收回，只好表示感激：

「這怎好意思，要你破費？」

「海（口旁）。這一點去計

較什麼？誰付都是一樣。」他很客氣地笑着臉。

於是，我走到我的攤位，把大包的西裝褲打開，分頂大，大童，中童，小童，各一一整齊擺妥。

時間和我底心跳一樣的過去，太陽這時已升起很高了，強烈刺目的光線直射到這條小巷，晒到我的身上。這時候，我真是難受極了，因我素來是躲在家裡，很少與太陽接觸，所以今天破例在太陽蒸晒下擺攤，黃豆大的汗珠從額頂直往下滴，乾燥的衣服即時濕透，連褲子也濕了大半。太陽又晒，衣服又濕，口又乾渴，頭又痛……這時的我才深深地體驗到，要出來賺一碗飯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真不知要流出多少血汗，勞力換來的。以前，有飯食還嫌飯不好，現在自己親歷其境，不禁流出可憐的眼淚呢？

這時候，男男女女如螞蟻似得攘來熙往，各自選買自己所須的東西，討價還價的叫賣聲，充塞了整條小巷。

在我旁邊的小販們卻很老練地大張喉嚨，很起勁地大喊：「喂！娘惹呀！『嚟囉』……平平賣！平平賣呀！……六角一碼呀……」

然而。我卻呆呆地站着，等

待顧客光臨，也許我不會大喊特喊吧！顧客的光臨也很少，這時候。我真着急，臉不禁也熱烘烘起來，時時想鼓起很大的勇氣跟他們一齊叫賣，可是卻好像有塊木頭塞在我的喉頭裏，總是不出來。……

我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突來了幾位打扮入時的廣東姑娘，蹲下身拿起幾件西裝褲子，用廣府話問：

「喂！細老，一件幾多鎊啲！」

「哦！——件：一塊三毛錢……」

「天呀。我除國語外，其他方言一點也不懂，現在只有半生不熟地參雜地硬着腔回答。我偷偷瞧她一眼，她，也許是因我所講的廣府話太不行吧！竟偷偷掩着鼻子暗笑。這時的我，頭殼彷彿要爆炸似的，臉皮好像有團在火燃燒地真難受。這時的窘態是非常可憐而可笑呢！在她身後的一位姑娘竟不識趣地跟她同伴偷偷地說：

「嘻！嘻！你睇佢。」這時。我真不知如何才好，心裏非常憎恨這位刁皮的姑娘。

「唉！甘貴，我唔買。」她說後便拉她同伴走開了。

在太陽下攤了四點多個鐘頭。這時已是十一點鐘了，顧客也漸漸稀少，有些小販們坐在攤位上吃飯，我見行人很少，便把七零八落的褲子疊摺綁好，準備回家。

臨走時，我走過去問那位早上才認識的擺攤同伴：

「阿叔。今天生意不錯吧？」

「唉。今天太差了，一共收不上十塊錢呢！」他愁着苦臉問：

「你的生意很好吧？」

「唉！比你更差呢！只收到三塊多。」接着我問：「你還不收檔，時間已不早了。」

「就要收了。」他答道。

「那我先走啦！」我說。

於是，我便推了腳車，沿着熱烘烘的柏油路踩着單車回家。途中，太陽晒得很，肚子又餓，這時候；真是精疲力盡了。最後幾乎用盡了力，才抵達了家。

我拖着疲憊的身軀進去，便一骨碌地倒在床上，心裏暗暗地想：生活原來是這樣辛苦的呀！父母親整日在外邊忍受，日晒、風吹、雨打、爲一家生活而奔波受苦，他們是爲了誰呢？我不禁深深地流出懺悔的眼淚來。

五四。十。廿七深夜。

給黑夜裏底人們

艾芳

暴風雨的後面
是明朗底晴天
黑暗的盡頭
是黎明底起點。
朋友，別畏怯
密密的叢林，
阻擋不住英雄的前進，
黑暗底魔掌，
壓制不着生命底呼聲；
歷史的巨輪。
會劃平路上的嶮崎。
海那邊底兄弟，
已掙脫了累重底枷鎖，
生命裏閃耀着新底希望。
朋友，忍耐些
「如果冬天來臨了
難道春天還會遠嗎？」



夏旱的故事

吳 顏

(一)

傳說那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樂園」，十分奇特的地方，花紅草綠，可是沒有半點生氣；陽光照着，却是一絲暖意也得不到；河流雖多，但是污濁和含有太重的鹹性，能够「取而飲之」的畢竟是少之又少；——

所以，生活在那邊的人不是有福的；除了那幾個能够數得出來的，深居在有着特別設備的高樓大廈裏面的特殊底人之外，他們都是受到「渴」底威脅。

於是，不時地，他們會一批批地，害病，和死亡；——

而似乎是多事底霧，却聰明得奇怪地把這一切都掩蓋起來，好像是不讓苦難的人們看清自己的不幸！

這，會是可能的麼？

(二)

不幸緊跟着更大的不幸。

瀕於破產的農村逢上了荒年，缺乏食水的地方發生了旱災——試問：還有甚麼事情比這更糟，更可怕的呢？

於是，「樂園」里的災民愈顯惶恐了；他們慌亂地相率逃離，他們要和更快的疾病與死亡賽跑！——

但，這也不是辦法，而且那可惡的濃重底霧，却多方地迷亂

了他們底方向！——

最後，還是苦難教育了他們，他們一致地呼出了心聲，絕不含糊地：「我們要水！我們要生存！」

這聲音是洪亮的，有力的，周遭立刻地引起了更大，而且更宏亮底共鳴。

(三)

高樓里的人不安了，發抖了；就只爲了那些求生者的堅定的呼聲；他們恐怕這些人終於曉得自己儲有多量的水，永遠用不完的水；——萬一：——

於是，他們個別地在自家的窗口敲起鑼來，賣力地高嚷：

「注意！注意！苦渴的人們，你們向天老爺求雨罷。求——雨——啊——！求他一兩個禮拜，包有的！耐心地等呀——兩個禮拜不算太遲呀！」

苦渴底兄弟們聽見了。他們循着那聲音尋去，費力地：

「原來就是這些傢伙！」——他們瞧見了窗口的人，他們不禁投以鄙夷的一瞥。

樓上的人又開口了：

「：耐心地等呀——兩個禮拜不算太遲呀！」

下面揚起了聲音：「我們再不能等啦！——兩個禮拜？呸！還嫌死不够人麼？」

「給我們水！給我們水！」樓上的人可就面青了，可憐得連話也說不清楚了：

「哦，哦：等等嘛，等等有甚麼要緊？才那麼兩個禮拜！——兩個禮拜？——呸！死的人還不够多嗎？」

「我們要水，你就得給我們水！」

樓上的人沒有聲響，他的臉色顯得非常的難看，他終於轉回身去，並且用力地把那頁精緻而又堅固的窗門關上了。

(四)

「衝進去，要活命的兄弟們！」——一個憤怒的聲音揚起來了；千萬個同樣憤怒的聲音跟着揚起來。

一個不幸的兄弟支持不住地倒下去了，千萬個的兄弟更英勇地湧上前：

他們是求生啊！求生的人們是從來不輕易後退，更不輕易低頭的！——

而天上，霧漸漸地散了；烏雲却愈來愈密，顯示着不久將有一場難免的暴風雨；高樓里的大人先生們倒的倒了，溜的溜了；至於那些求生的災民呢？他們流着快樂底淚，他們跳着團結底舞，他們唱着勝利底歌，他們第一次儘情地享受那罕得底水！……

花，紅得似血，草綠得發光；陽光開始有了無限的暖意，河流也變得清澈而香甜！——

沸騰的一天

香丁

爲了追尋真理，成千青年男女們，就在那高崗上，燃起了自由的火把，撒下希望的種子；整整二十多個清晨，高崗上自由的歌聲連綿不絕，年青的力量熔成一隻鋼鐵般的手臂；終於，在一連串咽着痛苦的日子裡，他們獲得了最後的微笑！

十一月十三日，還是六月般炎熱的天氣，朋友，你聽見麼？高崗上再度傳來令人振奮的自由底歌聲。

在苦難的日子裡，多少個年青有爲的學生，讓貧窮的魔手由學校裡拖了出去？還是年青人的一股熱力，粉碎了一切困難。

爲使失學浪潮不致於泛濫到高崗上來，華中的同學在一連串艱辛的培育下，那偉大而神聖的助學會，終於在今天，光榮地復活了！

× × ×

華中的小販們，就在今天，表現了他們維護橋樑的決心。他們擺出了麵條，咖啡，水菓，雪糕，飯，……來義賣，爲了替助學會籌募基金。

在今天，同學們也充當小販，擺出各種用品及食物，爲的是讓義賣的成績能够更加輝煌。

漫畫，標語，就在今天，貼滿了華中四圍。在那大牆壁上，一雙友誼的手抱回了一群失學的全學。在食攤前，一副助學會新生的漫畫鮮艷奪目地張貼着，還有，在高二的紅豆冰攤旁，一張廣告般的漫畫掛在石柱上，那是「慷慨解囊吃碗「紅豆冰」。

在維護教育的大旗幟下，還容許咱們彼此麼？且看，辛苦的小販們起來了，年青的學生們，也起來了，有良心的中國人，你還沈默麼？

× × ×

平時，或許還有些節儉的全學，喊着「連買一

本練習本的錢也沒有一的聲音，可是今天，你瞧，教室裡從第一節起，獻金的熱烈場面不由地感動着你。

「我多三元！」

「我多四元！」

「同學們，再接再勵，人家高一的單一班就有四百啦！」老師們，他們也存在着熱情呀！

「好，我多十元！」……

「華（口旁）！」「破五百大關啦，同學們，拿個冠軍吧！」

「喂，老李出多少呵！一百二十喇，了不起的助學英雄！」

當！當！當！（口旁）！第三節下課，該是「義食」的時候了。來，買份新報！來買包花生！「同學們，我們的薄餅機會難逢！」「我們的紅豆冰百吃不厭！」拍！拍！拍！校長拿了包糖菓，就給放下張十元大鈔呢！還有，那一位先生要了杯咖啡烏，也放了五元。另一位先生只要一塊○大，就給七八張一元的呀！……

× × ×

噢，那頭一個印度小孩在流着眼淚呢！

「淡咪！」他就是在校門攤冰水攤的淡咪麼？可好幾天啦，我們沒見着他的影兒。

「淡咪，你怎麼在這兒哭呢！」

「嗚……我真慚愧，我不能參加你們的義賣，因爲我的攤子……我的攤子……，嗚……」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一位小孩子，以不能參加義賣而哭泣，朋友，他的精神怎不令我們感到興奮呢！

× × ×

來了，來了！綠色的巴士吐出一群群年青的學生，那是中正，南中，南僑，還有育英，中華，哈

哈！跟尼各老的全學也來呢……工友們，夾雜在同學群中，陸續地來了！

「好大的場面呀，比六月還熱鬧呢！」

「是的！從沒見過這麼偉大的義賣場面呀！」

要了杯豇水，擲下張一元的。要了包花生，擲下張一元的。然後帶着愉快的心情，走進禮堂，來參加那助學會的成立典禮！

x x x x

莊嚴的禮堂，經歷了無數的滄桑底禮堂，就在今天，它讓各階層的人士擁抱着！

「華校學生這種團結的精神，是值得發揚的；」這是校長的訓辭。

「全學們，一切困難都要由我們來解決！」這是全學的呼聲。

「本來，我的胃口是有限的，可是今天我却一連吃了一盤薄餅，一碗紅豇冰，幾塊O大，引起我這食慾的，是同學們的三大要素：團結，友愛，互助！」訓育先生的話隨着熱烈的掌聲而消逝……

南橋的全學，爲了表示對小販們的欽佩，在掌聲中將一面繡着「流汗助學」的錦旗，贈送給小販的代表。

x x x

食堂上，義賣攤上，人頭攢動着，鑼鼓聲響徹着，銀盾丟進義箱的聲音，夾雜着全學們的歡呼聲，到處是一片鬧烘烘。

「你們的薄餅可真好吃，喂，學生哥，誰個替你們做的！」一位正在嘗着薄餅的工友，對全學們能力起了懷疑。

「我們有手，我們有腳，老哥，我們自己做的呀！」

「唔，原來你們有這些本領，喂，學生哥，我還以為學生只會讀書或「拍拖」呢……」

嘩！那位工友的談話，立刻引起全學的大笑，「他們是多麼能幹呢！」一位外國太太正對着

他的先生說道。哦，對了，那是陳維忠律師夫婦，今天，他們也撥空來參加「義食」；你瞧，他們的公子正對着全學們的鼓聲發呆。

x x x x

「喂，我們的紅豇冰完啦！」

「喂，我們的水菓完啦！」

「喂，我們的O大完啦！」

一陣熱烈的掌聲，立刻，雄壯的歌聲響遍了高崗上……

麥克風接着播出了「團結舞」，歌聲悠揚帶着雄壯，扣着每個人的心絃，每個人的血在沸騰。

瞧，無數的青年男女，跳躍着，欣奮地舞蹈在高崗上。他們忘記了疲乏，忘記了自己，讓自己的身子，溶化在廣大的隊伍裏，也讓自己的靈魂，永遠連繫在向前邁進的隊伍。

x x x x

入夜，大夥兒又聚集在禮堂裡。每個人的心裡都在問着：「義賣成績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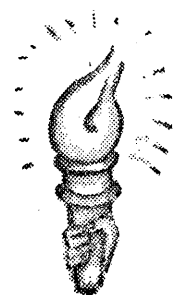
一片成績表，就在這當兒抬上台了，那鮮紅的墨水，突破一萬大關！「今天的成績共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四元！」

「驚人的數字啊！」喊叫聲，歡呼聲，接着，雄壯的歌聲又在高崗上响亮地傳播着；每個人都歡呼着，跳躍着……

x x x x

朋友，當你見了今天的場面，你將作何感想？當你發現到，群眾的力量正如一股擊不退的激流，難道你還畏縮不前麼？

高崗上的聲音，自由的歌聲，就讓它永遠振奮着人們受難的身心吧！就讓它永遠鼓動人們的熱血吧！



生涯

學俊

晨霧中，
殘陽里，
涼風掀開生活底帷幕，
揭開苦難底布簾，
現出悲劇底舞台：
憔悴的臉容，
愁苦的眉梢。
爲生活的戰鬥，
而殘留下的創傷。
二十個寒暑的生活，
經驗告訴我
憎、愛與同情的意義：
被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
只有同情和愛；
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
只有永恆的憎恨。
悲慘的情景，
苦難的生活，
留在心中只有增加痛苦，
心窗永不會安寧。
爲使心靈稍微平靜，
只有把心情吐露。
於是——
才繪出「生涯」這畫片！
冬天——
蕭殺的悲韻中
人們的希望
寄托在凌空飄遊的枯葉。
淙淙的水流，
唧唧的虫鳴，
預示着春天的來臨。
然而啊，

冬天已經到來，
春天還會遠嗎？
（大自然的規律
酷寒後才有溫暖！
——酷寒里：
有悽苦的歎息，
不正常的笑聲！）
籠中——
天性活潑的黃鸝
渴望藍天的自由；
人們——
盼望理想的兌現。
（眼睛的盼望：空想，
手腦的盼望：實際。）
（歷史是同前的，
新生的必會到來。）
春天——
從田園里，小河畔來了；
從椰樹梢，樹膠頭來了；
從啊巷里，茅舍中來了；
從工廠里來了；
從一切有聲音的身旁擦過
出現在它們前面。
理想，多美麗呵！
可惜隔着一道牆，
不幸的牆，骷髏般的牆，
牆，不會自然倒塌呵。
理想還是理想！
（二）不幸的遭遇
細狗嬌獨自騎着單車，
悽苦的心
爲生活而惆悵，
急忙來到柵門旁。
數十張憂鬱的臉
一個共同的願望：
柵門快點開放。

天麻麻亮，
幾聲淒厲犬吠

透過薄薄的晨霧

傳到柵門下，

愁眉上更添一層憂傷。

細狗靜靜地躺在床[×]上，
雙目直望着高齡的母親。

母仔相對，默默無言，
寂靜佔據了整個空間。

戚戚填滿兒子的心田，
憂慮令母親沉默無言！

細狗叔低聲歎息：

啊，

我們也配患此種病！
休養？

日食都難渡。

阿玉也太苦命囉，
就從咱們結合

伊就沒好日子過。

日日束腰帶，
束到腰腹都要扁！

啊，自由！

活在雙重的豬寮內也想自由？

（在陰沉的牢獄里
看不到遼闊的藍天）

昨日一個示象，

前日阿吉不知何故失蹤！

啊！我們也配患此種病！
休養？

日食都難渡。

陰戚的心猶如火在焚燒，
太陽且將出來，

柵門可還沒開。

生命就繫在每一秒鐘，
滴答飄去，無影無踪。

驀然，從公路那面

揚起軍車的噪聲，

停在憂悵的臉容之前：

憂悵的心，總算有點開朗。
一個一個走進小茅舍，

高興抑憂悵？

細狗嬭，汝生得真美，
又能幹……

搜身特別嚴！

（彷彿女性「壞人」多。）

這是緊張生活的開始，

這是遭受侮辱的開場，

這是生命結束的開端，

這是決定生命的健全、
損傷的時辰！

這是寬敞的樹膠園，
遼闊的黃梨山；

這是悲劇的舞台，
生命的坎場！

細狗嬭憂悵的走進樹膠園。

（綠葉的背面
震吼着可怖的韻律，

豬肝色的樹幹後
隱藏着兇狠的豺狼。）

到了日頭偏正，

阿吉嬭才發見她裸身露體
躺在樹膠頭呻吟。

吾：無用……了……

汝向：細狗：講……

吾對：不……住伊……

——免講吓無的，
來，吾帶汝回。

太陽靜靜地移向西山，
生命隨着時光消逝。

(人們並沒有滴下眼淚，
只是添了一綫創痕。)

(三) 互助

貧窮是苦難的搖籃，
貧窮是互助的保姆。
幾十顆，幾百顆的心，
幾千顆，幾萬顆的心，
甚至無數顆的心
苦海中的一綫牽連
構成團結、友愛，
生產了互助。

貧苦，疾病，受侮辱，
三個同胞兄弟。

(地獄是同樣，
不分高低。)

× ×

在晨間，
在傍晚，
茅屋里時刻都有三五個鄉里。
每一顆心，燃着「憤怒之火」，
脚步都停在細狗叔床前。
怒火燃上眉間：
這不是命運，

——不要讓傷心

侵蝕你們的生命

讓它健全；

你們看阿吉嫂

多够勁兒。

——要不可怎麼辦？

爲着看報應

我們得好好活下去。

豬仔他父死得不明不白，

待他後日才去洗清。

——細狗兄，汝免傷心，

大家是鄉里，
是難同當，有福同享。

今日汝行的路

就是明日咱們行的。

大家站在深坑邊，

互相合作就是咱們的

性命。

——阿媽，你將這些收起。

好煮兩碗稀粥充飢。

呵……

兩顆淚珠掛在雙頰上搖晃。

細狗叔瞪目直望，

兩唇不住擅動，

「欲語淚先流」。

(四) 餘音

外面是油綠的膠林。

黃梨山，

蚊子依舊盈笑，

杜鵑仍然哀鳴。

裏面是儼然屋宇，

(村中的一——市場。)

破陋的茅舍。

朱門依然頹散，

破戶還是悵悵。

蔚藍的天，

狹窄的籬，

中間只隔一道牆。

(石塊下的細草，

會從縫隙鑽向陽光。

集了無滴的海水，

會掀起不平的怒潮！)

五四，九，一。

斯陀妥以夫斯基

謹 云

果戈里、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和陀斯妥以夫斯基，——在這些比較負盛名的俄國文學家中，最能從作品中表現出俄國民族精神的，莫過於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所寫的卻是下層社會的墮落的生活，雖寫得悲慘而極美；魯迅先生說他處置他作品中的人物的方法是：「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環境裏，去試驗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我以為這些話是再適合不過的了，因為他（陀斯妥以夫斯基）以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促使人去創造罪惡的，是環境的魔力；就使是最兇的死囚，他也有他的良心」。而這「良心」，就是一藏在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呀！由此，我們不難想見他對下層人民的瞭解。

他是太偉大了！單只他的偉大的精神，雄厚的力量、剛強的毅力和強烈的魅力，就在在的代表着俄國的民族精神！當他死後，托爾斯泰會很惋惜的說：「我覺得他的一切行為，對於廣大的群眾都有好處，所以他能得到群眾的敬仰；現在他已經死了，我也失去了我最必要的人！我們固然要敬仰他偉大的人格，偉大的思想；那麼，我們就得詳細的明瞭他的生平。」

X X X

陀斯妥以夫斯基（Fedor Dostoyevsky）於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出生在莫斯科一間貧民慈善病院裏。他父親就是那一間病院裏的醫生，他當時的位置只是薪水薄少的微小職位，當然生活是過得很清苦；他的母親則是一個無地位的小商人的女兒，很賢慧。陀斯妥以夫斯基從小就是一個富於感情而近乎神經質的孩子；因為小時候跟着父母住在病院裏，常常看到不幸的病人的痛苦，所以幼小的心理上薄薄的蓋上一層痛苦的陰影，一直到以後。這

對他後日寫作的對象及態度、立場總不會沒有影響！
他很小就受着家庭教育，夜裏他的父母常吟詩給他聽，而暗暗的埋種下了後日對文學發生興趣的苗種。

十三歲時和哥哥一同進入了莫斯科拉瑪克學校，在校裏，除了正常功課外，還常常讀文學書籍，這時他讀了許多司各脫和普希金的作品，還常常往觀名劇上演，這時他對文學方面的興趣，很顯明的表現出來。

十五歲時母親病死，對這個富於感情的孩子，這是一種很沉重的精神上的負擔；以後他考進了彼得堡軍械學校，但他對這一科絲毫不感興趣，而更進一步的在文學方面下苦功，且讀了更多量的文學作品，當時他讀了普希金，果戈里，巴爾扎克，喬治桑和雨果等人不少的著作。因父親的經濟成了問題，所以他在那一段時間內生活相當困難、清苦，但他却很平常的置之度外；更大的不幸跟踵而來：他父親得病而死，那時他才十八歲。

以後，他負擔起自己的生活担子，過着困苦的窮學生的生活，他勉強的修完他的課程。他廿三歲時，出了學校以後，就到軍隊中服役，但他厭倦於那種刻板的生活，所以一年後便辭去職位，而專心從事文學事業。

他的第一部創作「窮人」（Blednye ljudi：一譯「可憐虫」）。他費了一年的時間去完成它，那年他是只有廿四歲。他把它小心的送到一間書店去，終沒有回音，他失望極了；但終於被批評家格里哥羅夫奇（Grigoryevich）發現，而出版了，而且受到社會上的熱烈的讚賞，接下去他又陸續寫了：「女房東」，「陌生的婦人」，「軟弱的心」，「白夜」等篇。

出版了「窮人」後，他參加了一個社會運動的

秘密結社，這雖不是革命結社，但他們批評當時農奴制度，因為這樣，那個結社便使官方注意，即大加逮捕；陀斯妥以夫斯基也於一八四九年四月被捕，罪名中有一條涉及「宣讀伯林斯基（當時有名的文學批評家）致果戈理的革命信件」。就這樣他和別的同伴都被囚禁於聖彼得堡牢獄中，過了八個月後被判死刑。在執行死刑那一天——十二月廿二日——早晨，正要執行的一刹那，尼古拉皇帝的諭旨到來了，宣佈減刑改判為終生放逐西伯利亞作苦役。後來他回憶起來，說他在這生死關頭的一瞬間，受了許多感動，且經驗過了最緊張的幾分鐘。：

這以後，他被放逐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去，做了四年的苦役，受了許多不可形容的痛苦；但是這些痛苦使他獲得很多人生的經驗。四年後，他在西伯利亞步兵隊中當了一名兵士，雖然沒有回國的自由，但比起四年中的苦役却自由得多了。這樣過了四年，他便於一八五七年和一名叫伊莎也夫結婚。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得到俄皇的准許，便回到他從前久居的地方——彼得堡去。

他回到彼得堡後，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賣文為活，且和他哥哥共辦「時間什誌」，發表了紀述他在四年苦役中的生活的「死人之家」(A. house of the dead)和一被侮辱和被損害的」。

一八六三年「時間什誌」被封，隔年他的妻子得病而死；後來他和哥哥共辦的「時代什誌」也於創刊後不久被封，接踵而來的不幸是他哥哥也得病而死，「時代什誌」的被封使他負了一身子的債務，據說他曾因債務急迫而出國到法德等國去躲債，且從這時候起他的健康漸漸走往下坡，以後他常常帶着病趕寫他的小說。

一八六五年，他開始潛心的寫他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在他潛心的苦功下，他終於完成了一部紀念和記述他在四年中苦役的生活的，使他在世界文壇上得到很高的評價的，而被編入世界文學名著里的偉大作品。不過他在這期間却遭遇到一件很使他傷腦筋的不幸的事情：

陀斯妥以夫斯基的債主們屢次前來逼債，且借據已經到了期，那時他雖到處奔走，可是終不得要領，恰巧某書店的老板要買他的三部著作，付三千盧布的版權費，第二天他的三千盧布就全給了債主們，一文不剩，現在他得趕緊寫一篇長篇小說，因為他曾答應那書店老板得寫一篇長篇給他，不依約安時間完成的話，他以後的一切作品著作權，將永遠歸屬那書店老板了。他唯恐在短時間內不能完成那部小說，就顧了一位女速寫員，後來這位名叫安娜，格里格里美娜的女速寫員竟成了他的夫人。

終於，在安娜的全力幫助之下，這部命名為「賭徒」的長篇小說在約定時期的前四天完成了。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一八六七年與安娜結婚，以後幾年就一直在外國居住，那年末完成了「白癡」(The idiot)。次年長女出生而又死於肺炎；一八六九年次女出生；隔年「永久的愛人」完成，再次年，即一八七一年，回到彼得堡後第一個兒子出世。

「惡靈」在他回到彼得堡後宣告完成，主編了「市民月刊」，有了一定的收入之後，生活也漸漸的由潦倒而安定起來了。

一八七三年，自己出版的「惡靈」印成了，他們即在報上登了廣告，於是不到一年，不多也不少的三千本「惡靈」都賣光了；以後，在他死了之後，他的夫人安娜還從事於出版事業有四十年之久。在這以後，將近十年的晚年中，他的生活非常安定，也有了一定收入；在這十年的晚年中，他享盡天倫之樂，日子過得很和平，但是，他的健康問題却使他煩心呢！

一八七九年，陀斯妥以夫斯基發表了最後的一部傑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這年，他的健康更趨於惡化了。

一八八零年的春天，莫斯科隆重的舉行普希金紀念碑開幕禮，他很細心的起草紀念普希金的演講稿子，在舉行典禮的那一天，他的美麗的激烈的演辭，博得了似雷一般的鼓掌聲！

這以後，他的健康更惡化了，可是，他那偉大

的精神，雄厚的力量，剛強的毅力驅使他和聖化的健康奮鬥繼續而完成了他的最後傑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時他的聲名已傳播到全歐了！

一八八一年他衰老的弱體，剩餘的活力，終於戰不過萬惡的病魔，而於一八八一年一月廿八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

他的屍體舉行葬禮時，那送葬的行列是難於用文字來形容的；送葬的人，各色各樣的都有，而最多是「他所最熱愛的「被侮辱的」，「被損害的」，「被蹂躪的」，「窮人」；由這裏，很顯明的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得到廣大的群眾的愛戴與尊敬呀！

陀斯妥以夫斯的精神是永恆的，他是廣大的群眾的靈魂——因為他的心，他的靈魂融化在廣大的群眾的心基靈魂里！

讓我們立志到群眾的行列去，記住：——陀安以夫斯基的偉大精神是永恆不朽的！

(完)

一件小事

鄧秋松

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家由吉打搬到B埠來。

初到這裏，對於當地的人情世態，甚為生疏，「日久見人心」；一眨眼間，我們已在B埠住了半年；於是對於這裏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態，以及鄰居那一家誠實和那一家奸詐；一一明瞭。

住在我家後面的，是一個相當有錢的人：屋子的四周，圍着欄杆；欄杆門口常睡着一隻可惡的哈叭狗；屋內裝有收音機，電話，電燈，電扇，自來水……等等設備，應有盡有。無論誰，看了這樣，都知道這家一定是有錢的人家。不錯，這家中的一個老頭子，是本埠的富翁，同時兼任××會會長，××學校董事；他因有錢，享受太好，身體

胖得如一頭肥豬，走起路來，大搖大擺，威風八面；跟人家說話時，嘴角常掛着一絲猙獰的微笑，而且常以鼻孔來答應人家的問話，真討厭！但是有一般人，因為敬畏他的金錢，所以便大拍其馬屁，他云也跟着云，不分是非。

他自己為人奸詐，連他家裏所養的那條哈叭狗，也仗着主人的勢力，一見到那些坐着汽車的大富翁們來牠主人的家時，牠便擺尾叩頭，殷勤獻媚；然而，牠一看到那些赤手空拳，衣服襤褸的乞丐或滿身污穢的工人，牠便大聲咆哮，衝到人家面前，耀武揚威，「汪汪汪」，那種刺耳的狂吠聲，真使人聽了恨之入骨。可是，又沒有人敢動牠，否則便會招來許多麻煩的事情——老實

說一句：就是怕牠主人的勢力。因此大家只得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地走開。

有一次，我在屋後菜畦上拔草，突然間，那隻哈叭狗，在牠主人家裏瞧見我，兩隻眼睛就死瞪着我，我看得不順眼，便站起來，頓頓腳恐嚇牠，但牠非但不會怕，反而獸性大發，一面咆哮，一面直向我衝來；這時我手無寸鐵，旁邊又沒有一條木板或一塊石頭可抵禦牠，而牠衝來一定要咬我，所以我一時心中一慌，連忙拔步飛跑——想一口氣跑回到家裡去。說時遲，那時快，忽然間，牠已追到我身後，便一口咬下去，因為這時還是早晨，我還穿着一條長的內褲，所以牠咬下去，咬不到我的腳，只咬到我

的褲腳。我仍不停步，而牠却緊緊地咬住我的褲腳；於是，只聽見「例」的一聲，我的褲腳被牠撕破了！我一怒之下，就鼓起勇氣，隨手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用力向牠擲去；牠慘叫一聲，負痛跑回去。……

從那時起，我就恨牠如同眼中釘。盼望有一天，結束牠那條狗命，才能發洩心中的憤氣！

可是，「機會難逢」，一直過了兩年，都「無機可乘」，因此便相安無事，但我心中仍「念念不忘」。

前兩個月，忽然由別人傳來一個消息：李家（就是養哈叭狗那家）快要搬走了。我一聽到這消息，又歡喜，又可惜！——歡喜的是李家搬走，可惜的是那隻哈叭狗也給帶走，不能結束牠的生命！

果然，過了不久，來了兩三輛囉哩車，把他（李家）的傢俱都載到別處去；但出乎我意料，他那隻哈叭狗，卻沒有載去，從那時起，牠便無家可歸，整日在外流浪，吃不足的身體便漸漸地消瘦。走起路來，欲倒欲倒，好像一個垂死的病夫。

有一天，牠「不識時務」，來我家門前，吃我們喂雞的米糠

，我見了心花怒放，以為報仇的機會到了。便走進家裡，取出一把長刀，想一刀結束牠性命！但母親好心腸，不許我打死牠，我只好放下刀，找了一條小棍，蹣手蹣腳，走到牠背後，揮起棍，用力向牠後腳掃去，牠「啞啞」地叫個不休，然後一跛一跛地走去——分明後腳是給我打斷了！母親見了大罵我太殘忍，不愛惜動物，我聽了也有點懊悔！但一想起牠從前有主人的時候，憑權持勢，凌侮窮人，以及撕破我的褲：一想到這些事，我立刻反悲爲怒，恨不得剛才一刀結束牠的生命。

後來，牠不知天天去那兒偷吃人家的東西，身體又漸漸在肥胖起來；但牠一碰到我，便無命地奔跑，好像知道我要打牠。

今天下午，我放學回家，途經林家的門前時，只見林家的孩子「阿牛仔」，捧着一碗肉，嘻嘻哈哈地吃着。他一看到我，便大聲地叫道：

「松哥，愛吃肉麼？很好吃啊！」

「吃什麼肉？」我聽了莫明其妙地問他。

「吃狗肉！」

「什麼？」我驚異地問他：

「你們吃狗肉？殺誰的狗？是不是殺你家所養的那隻黃狗呢？還是去偷捉人家的來殺？」

「不，不！不是殺我家的，也不是去偷捉人家的；是殺那隻跛腳的狗。」

「你們爲什麼捉到牠？」

「因爲牠常常來我們豬棚裡偷吃，所以便給我們捉到。」

「味道好麼？」我打趣地問他。

「差不多，說好也不什麼好，說不好却是好；松哥，你也吃點吧！嘗嘗味道！」他天真地說。

「謝謝你，我剛從街上吃飽回來，所以吃不下。」

這時阿牛仔的母親，盛了一碗要給我吃，我連聲謝絕；然後背了書包，繼續趕路回家。

啊！真想不到這隻哈叭狗，今天竟有這個好收場！

脫稿於十月十五日夜



魯迅先生筆下的——狗·貓·鼠

文丁

一·叭兒狗的典型

魯迅先生的雜文，最成功的特點，不單在於他的筆調犀利尖刻，文字的簡練含蓄，同時還得力於他的「寫群體常類型，寫個體偏重特徵」的高超的創作方法。譬如他筆下所雕塑出來的叭兒狗的典型，便是最明顯的一個証明。

魯迅先生對於狗，尤其是那種特出的叭兒狗，真得太深刻的憎惡。也許有人會以為魯迅先生生前吃過狗的虧，受過牠的害，所以懷恨在心，產生了一種近似怪癖的主觀的仇狗的心理。這種假設是頗有理由的，但事實上，魯迅先生倒不是這麼主觀得可怕的人物，我們細讀他的有關叭兒狗的作品，便不難發現，他的恨狗是有着許多客觀而正確的原因的，大概說來，魯迅先生平生最痛恨的是強權霸道的官僚人物，只會奴顏屈膝的討好主子歡心的奴才，和作威作福的勢利的爪牙幫兇；可恨叭兒狗便具備着這三種劣根性，而對於奴才和爪牙的角色，更扮得維妙維肖，因此難怪會觸起了魯迅先生的極大的憎惡。

魯迅先生筆下所描繪出來的叭兒狗的形象，着實是一種最生動最突出的典型。「牠却雖然是狗，又很像貓，裏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濁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牠的事業，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餽養，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脖子上拴了細鍊子跟在腳後跟」。讀着這段文字，我們眼前立刻浮現了一副卑鄙可憐的然而又似光榮得意的叭兒狗的口臉。這還不够，在另一方面，魯迅先生又描繪出叭兒們的另一種性格；這種性格的特點就是：「彷彿牠們都是上帝一樣，超然衆外，十分公平似的。」同時，「彷彿騎着一道矮牆而又兩腳踏地，左右安穩。在隱瞞的醜態外面，又蒙着

公正的皮。」……叭兒們的內外形態，都被他輕輕幾筆，概要地勾劃出來了。

魯迅先生對叭兒狗的憎惡及咒罵，在「魯迅書簡」裏有更明顯的表現。「叭兒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民族主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頭吃，便吠影吠聲了。」叭兒們的捕風捉影的小聰明，着實驚人，難怪他要感慨地說：「……讀者的感覺，往往還是叭兒靈，叭兒們明白了，他們還不懂……現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範圍，大抵很狹小，這却比文壇上多叭兒更可慮。」（以上皆錄自魯迅先生致楊霽之書簡）

魯迅先生一貫主張打落水狗，因為狗得意時的威風氣焰很盛，又有主子包庇，我們也許不容易打擊牠；一旦牠跌落水裏，便可乘機把牠打死，絕不可手下留情；否則牠爬上了岸，回復原形，還是會吠人咬人的。他認為，狗的忠順也是有着勢利的存心的，而且狡猾得很，一旦有什麼變化，「不復有收買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叭兒，忽然轉向，又掛招牌以自利。這除與之戰鬥外，更無別法。」……所謂「戰鬥」，就是打落水狗的意思。

二·從狗說到貓

魯迅先生不單恨狗，而且對貓也沒好感。然而，魯迅先生為什麼會仇貓呢？關於這問題在「朝花夕拾」中的一篇「狗，貓，鼠」裡面，他有詳細的說明——「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牠的性恪，就和別的猛獸不同，人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到自己玩厭了，這才喫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牠不是和獅子同族的麼？可是有這麼一副媚態。但這也許是限於天分之故罷，假使牠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牠所取的是怎樣一種態度。」……

平時在人們看來挺溫柔可愛的貓，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倒露出了殘忍和詭媚的可憎面目。若說叭狗是代表着幫兇爪牙那一群人物的話，那麼貓何嘗不是那些偽君子，假慈善家之流的象徵呢？想到這點，我們原先對於貓的柔順的感覺，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種可惡的陰謀手段了。貓究竟是可愛的動物麼？……

魯迅先生對於貓的驚叫，也有極大的厭惡，他在「狗·貓·鼠」裡說——「……牠們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麼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讀書，睡覺的時候；當這些的時候，我必要用竹竿去攻擊牠們。」這厭惡也有點實際的原因的，他對於平時人們結婚時所舉行的許多不必要的禮節，便有太多的不滿，所以藉此攻訐一番。

三·老鼠的悲劇

魯迅先生恨狗，仇貓，但對於會咬毀物件，傳播瘟疫的老鼠，倒有許多的同情，他認為：老鼠咬毀物件，和狗的咬人咬物，貓的捕鼠捕雀一樣，原是極自然平常的事。何況，老鼠所做出來的罪行，只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來說而已——實際上牠們只不過爲了生存；而狗和貓呢，倒是受着人們的餵養來捕殺弱小動物的，究竟那一種的罪惡更大呀？……「只許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貓吃老鼠被視爲是正當合理的行爲，難道老鼠是活該給貓吃的麼？……貓豈不像獨裁專制的魔王？想到這裡，也就難怪牠會同情老鼠了。老鼠畢竟是值得同情的「弱者」呵！

在給蕭軍的一封信中，魯迅先生有一段很幽默的文學——「貓比老鼠還要沉默。……平日牠總是靜靜的聽着聲音，伺機搏擊，這是猛獸的方法。自然，牠絕不和耗子講閒話的，但耗子也不和貓講話。」不知貓和老鼠在何時結下了不解緣。

四·狗·貓·鼠的尾巴

魯迅先生筆下的叭兒狗，是奴化教育的產物，

是「脖子上掛着一個小鈴鐺，作爲知識階級的徽號」的典型奴才；貓是「吃人不見血」的「正人君子」，「慈善家」，和狗一樣都是寄生蟲，「爲虎作倀」的爪牙。至於鼠呢，在牠身上，我們看到了弱小民族的悲劇，而魯迅先生是熱愛受苦受難的人民的，所以他筆下的老鼠，倒成了值得同情的小動物了。

九月末于檳城

坦白

田舍子

強暴者呀！當你毫不客氣的揮拳頭一下子的把我擊倒時，或當你企圖用那鐵蹄踏碎我的頭的時候。除非我的神經失去了知覺，抑是我的頭顱真的給粉碎了，我一下子又會挺起胸膛，像筆一般直的站在你的跟前給你打個痛快！

如果我的肚子餓了，不管餓得怎麼樣難受，我決不會五體伏地向你那猙獰的臉孔哀求給與我的憐憫，或和你幹那些卑鄙庸俗的勾當。最後，我只能束緊腰帶，另尋我合理的、理想的、新的生活。要不是，我只得忍着挨饑等待明天的到來！

說到死，我絕對不會去跳樓，同時我也不願意去跳樓；死，當然是可怕的事，然而却也是不能避免的事；可是我要死：就要死得有價值，死得有意義，死得非常快樂，死得每個人都落淚；但，絕不願意死在你的魔掌裏！也許你會向我那兒學來這麼多的瑣習：是上帝教給我的？抑是阿彌陀佛教給我的？那麼，我只能如斯的回答你：是我母親賜給我的。

夜，月亮和那山崗

藍秋

立在草原上，仰望着山崗上的明月，愉快滲入了我底心坎。沐浴在月光下，我彷彿感到一種溫存的撫愛似的，彷彿感受著遙遠傳來親人的慰問，和他們的呼聲。

誰？是誰在這樣的深夜裏奏着「梵亞玲」？在那屋裏。聲音像悲鳴像低泣，艾怨的細訴聲，簡直教人想哭！剛才愉悅的心緒立刻像用手驅開了。唉！我，幸福爲什麼僅僅這樣一剎那呢？……接着，一切的哀愁馬上佔有了整個的心，可怕的思潮湧湧而起。呵，親愛的日，你去了，帶着光榮的稱號，帶着千萬顆不平的心的感情，去了！悲憤莊嚴的唱着歌，歌聲中控訴着人類的不平，和帶給我們予激勵，教我們不屈的堅持！

可是呵，當你底消息傳到大熱的廣場，傳到我底耳裏，心中一陣難過，然而又覺得這彷彿是假的，是夢似的！這因爲我對醜惡的現實，存着美麗的幻想呀！現實的本身，終於用最可怕的教訓，教我睜開了眼，但是，在於我，這是沉重的打擊，這在我底記憶裏，留下了永遠痛楚的創傷！……

那一天，回到家裏，痛苦主

宰了我，我禁不住，要倉（口旁）出感情，倉（口旁）出心似的哭了！彷彿這以後，生命便永遠空虛了，僅爲着這暫時的隔離。在壁上，我取下了你底像片，抱在懷裏，又緊貼在臉上，親着，於是感到一種莫名的溫暖的安慰！……

我承認我感情的脆弱，但是，當友誼，青年人底友誼呈現着可怕的空白時，你能抑制本能的感情的流露嗎？

如里說：我們底感情似海一樣深，如今却處得像星星一樣遠了！……

我企圖溫習着以往的日子以求安慰，你的臉，你的身體就像電影的特寫鏡頭似的，出現在我的眼前：

那武士般強健的體魄，顯示着一股巨大的韌性力，時刻在澎湃的力！濃密而黑的眉，像燕子翅膀一般，亮燦燦的眼睛，放射着智慧的光，經常爲着一個問題，便在沉思中溜轉着，在尋搜索案呢，尤其是那種沉思的姿態，自然得像個頂頂養的哲學家；心，又細得像慈母對子女的關切，可是一玩起來便像個五、六歲的小孩兒一樣天真，常常獲得一點喜樂便放聲歡笑，聲音多麼爽朗

呵，宛若這詣高深的聲樂家的。本來，我是矜持的，沈靜的守衛着少女的自尊，可是在你底面前，一切顧慮全不期而然的消失了。我們狂舞起來：

「我呀我呀找，找到一個朋友，行個禮來鞠個躬！……」

停住了，你握着翻着我的手掌，爽直的說：「粉紅得像花瓣似的，可是這不好，這是小姐們閒慣了的手！我們的手應該結着厚繭，去運動，去勞動吧！」我赧然紅臉了。

你常常說：「秋！你是情感的富翁，可是，你是理智的窮人，單憑感情幹不了事！」我沒有否認我的弱點；我羨慕你頑強謹慎的性格，你是世故的，像中過箭的鷹，像跌過陷阱的獅子，如今又！……

有一次，在海邊野餐，正遇狂風暴雨怒吼着，你感慨的說：「這時候頂好變爲一隻海燕，飛，飛，飛！」你於是想像着，微笑起來了！

在遇着失敗時，或發現了自己的什麼缺點你便不倦的歪着頭問道：「怎麼會，我怎麼會這樣懦弱，這樣差？爲什麼呢？秋，

你說吧，批評吧，鞭答吧！只要有反應！」而且不止自己這樣，對朋友，對全學也這樣探求着。你有着高度的求知慾，對什麼事物都好奇，像小鹿似的。

「：如果眼前橫着困難或是危險，那麼，就當着鍛鍊自己的機會吧；迎上去，去接受考驗！——你鼓勵着，故意針對我的弱點似的。

十月了，當維護真理的老人來了的時候，當你對着未可知的事情將發生時，你富有遠見的，勇敢的說：「……算是此去就犧牲了吧，可是負着千萬人的希望，爲了真理，那又算得什麼？我絕不教大眾失望，教大家丟臉！」

「不會的，事情將會很如意的過去，像上面！」我祈禱似的。

「不要祈求廉價的安慰吧，這是一種自我麻醉，我們對現實吧！」——不幸的，事情給你說中了，你預見的正確得有點令人傷心！

你去了以後，我爲你憂慮一切，我想：你家裡該如何難過呀，尤其是你底母親，她將會發狂似的哭着，是的，她初幾天確實這樣：善良的，崇高的母性的痛

苦，折磨着她；她常常顫聲的呼喚着你底名字；她在夜裡苦思着，心神不安的默禱着……然而很快，「勸說隊」的魔力，使她轉入安然的心境了。她後來自傲的說：「他是個野性孩子，好強，

不怕事，熬得耗苦，無論水裡火裡都敢冒；何況只是三幾個月的「事！」她頗顯深刻的皺紋，變得剛毅而沉着——這是母親們，中國人的母親們少有的；我有些兒感動了，逐漸地，也感染了這樣的感情！我想：人家母親都放心了，我幹嗎老掛慮呢？

是的，算什麼呢？這是光榮的呀！——去吧，心裡灰色的情感！

是的，這是光榮的：你去了，全學們的血的沸騰，又何異於山脚下的場面呢？無論怎樣翻吧，歷史上記載着的十月的光榮，又何遜於五月的呢？何況這是五月加上十月的光榮呀！

去吧！土地上七百萬的人永遠不會忘記的！

在陰暗的時代裡，在奴役和壓迫的時代裡，是沒有眼淚的憐憫的餘地的；是的，人們應該用憤怒武裝自己！

不要流淚了。我要用心底發出來的微笑，迎接你底到來，像迎接凱旋的戰士，并且第一個奔

到你跟前，虔誠地獻上一束百合花，聽你述訴這九十多天厚牆裡的苦難生活，我還要爲你描繪十月以後狂熱的季節的面貌！

.....

在夜裡，苟且地享受月亮的撫愛，而不敢堅持着追求明天，不敢在最黑暗的子夜，奔向東方，去迎接明天的太陽的第一道光，這是懦弱的。滿足於月亮溫存的人，自然也是懦弱的！

瞧吧，一陣風，把烏雲吹去，掩沒了月亮，月亮便無聲無息的消失了！

學那山崗的堅毅吧；他永遠屹立在母親的土地上；你從外表看，他只是一堆土，可是內在已經凝成石塊了！

夜黑了？月亮黯然；不變的是山崗！

十月十一日，于寄居。



骷髏和猛士

紀星

「真的戰士敢于直面滲濺的人生，
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

以野草作裝飾地面躍現了一群少數的骷髏，硬要巧妙地襯托華麗的時裝，儼然擁有最貴的儀表，縱使那僅是精緻的皮殼吧了。

打從骷髏感染着新興泥土的氣息時候起，便已消失了原有的靈性，瘋狂地吸取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愛有憎的無數奴隸的精華，在荒墳中聳立銅牆鐵壁的宮殿，居然寄生橫行得更怡然，肥壯；彷彿就將脫離地球而凌空飛去，踏上高空的虹橋。

那管太陽要從東方昇起來。許多跟隨着骷髏的產生而產生的名詞，已跟隨着骷髏的垮台而成爲歷史陳迹，然而慶幸偏安的骷髏仍像頑石一般地否定了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實，依然迷戀着尸骸的復活。爲了沖淡帶着鏽蝕者的痛苦和血痕，自己必須披上合時的偽裝，套上善意的面具，一切的形式務必極盡美化；于是幌動魔杖，發出夜半的笑聲，唱着最後的顫音，跟着蒼蠅、蚊子、毒蜂、蛀虫……搞成大集團，伴着虎狼、蛇蝎、狐狸、魑魅……滙成夜總會，佈告天下：樂園太平，夜夜笙歌。一切層出不窮的動人感人的款式，盡是通過欽定御用的英雄們的精心傑作，誰還敢不鼓掌叫絕？

然而造物主一連串無休止的發霉的把戲，令人看膩、看透和看慣了。在鐵柵的禁錮里，在岩石的重軌下，一切被壓迫的靈魂在風砂的打擊中粗礫起來了，必然陡然跳出千萬個叛逆的猛士，像千萬年的地層下出現了鏽藏一樣的不算稀奇。于是骷髏顯出蒼白的面色，抖顫地想向墳墓里逃遁，——火却從四周熊熊地飛騰起來了！

猛士飽受了血和淚的考驗，煉成了鋼和鐵的行列，深知用火燒要比用淚洗強得多，他們決不在火後的廢墟場上修補着老例子。他們用血汗灌溉過的土地，將處處開綻了嬌美的鮮花，呈現壯闊的大路如箭一般地放射到遠方去。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多麼渺小，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然而，我驕傲，

我被大海所包圍。

海推動着我，

我也掀動着海；

在暴風雨襲擊下，

我是翻騰的浪花，

風平浪靜的時候，

我是沉默的一滴水。

我是多麼渺小，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然而，我又多麼驕傲，

我被大海所包圍。



人 墨

中秋的夜晚

(續)

(獨幕劇)

邵虹

一個流氓的故事

李：周半仙紅包隨人「舒格」(任意)給，「老君」一敲就拾幾塊！

嬌：人命要緊呵，有什麼辦法？

——鐺我去借。

李：借，借？要是「註死」給「馬打」再抓去一下，什麼都了了，人都要餓死了，要怎麼還人？

嬌：勿想太多啦！——我有辦法！

(阿嬌走進房去，取出賣

菜的錢袋，倒出錢來算。李嬌坐在那兒，無言地直望阿弟。)

嬌：(數好錢)明日就捐這些，

去用，橫直明日才過節，無生意，勿賣！

李：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外面突然一陣狗吠聲，接着「叮冬(口旁)」，是什麼東西撞到廚房口的鐵桶了，一定是有人走到門口了。)

嬌：(大聲問)什麼人？

外面男人的粗大聲音：阿

，……阿李叔有在沒？

嬌：沒有，有什麼事？

李：(走過去)你是什麼人？要我他做那？

(那人不答，貿然而入。這是個魁梧的青年：着普通西衫，敞胸，戴着歪帽子。)

那人：(有點受窘，想了想，)

我是——我——你是阿媽！

李：(莫明其妙)噢！
嬌：(張開眼睛，無力地)……什麼事哪？……

那人：(聲音洪亮地)阿蕭，我是阿蕭，(走近阿弟，指着

他，痛楚地)是我剝他！

李：(緊張地)啊！

弟：(稍醒，怒喝)幹你老媽！

……你還來，你敢？(要爬起來想撲過去，被嬌攔住)嘿！……

蕭：(再說清楚)我是李叔的大仔——阿蕭！

李：(直瞪他，鼓足勇敢，用顫

抖的手，推開他的帽，看看左太陽穴。)是，是阿蕭！

(慌張而痛苦)我的仔！……你想刺死你弟？……

你，你「東今」正回來？！你，這，這樣大了，你還像小的時……候！(她把話說亂了，她心裏更亂)

蕭：我刺伊，我一時昏去，我「沙拉」(錯)，我死來洗罪

都甘願，但是，(解釋地)我探伊就是我的小弟，探知

我的盾就在這頭，我就面皮

厚厚，來看一下，看了——

李：(歎歎而泣)，看了，看了還要去？

(嬌呆看着大兄，阿弟也嚴

肅地聽着。)
蕭：看了就去禁監！我做「沙拉」，我得去！

李：(放聲而哭)哼！……

弟：(忍不住)：阿兄，你是我的阿兄？你「放掉」(拋棄

我人一家，你刺傷你的小弟，你是阿——兄？(吃力地)

蕭：(痛苦、懊悔、慚愧地)阿弟，我對不住你，我知錯，我「東今」死在你手頭都甘願！

李：啊！誰要死？(欣善地)呵，圓了，中秋夜，是人(我們)圓的時候了！(向嬌低

聲)叫阿兄。

嬌：(不自然地)阿——阿兄！

蕭：哦！阿嬌呵，這樣大了！

李：嗯！(拉過椅子)坐下來，坐下來！(扶他的臂，怕再

失去了似的)

蕭：(望弟)傷會多深？

弟：算了，沒要緊，我還有什麼話講？

蕭：你人還恨我？是，我是一個壞人！

嬌：(責備地)阿兄，你怎一去就不想家？

蕭：我？我有想。六七年前，我還有去一趟，走了一圈，但是，身上沒一占，我怎麼有

面入去？第二回去，厝都給人拆到平了！我唔知你人搬去「的落」（什麼地方）。李：跟我講，你頭頭出去，那樣小，怎麼過日？

蕭：我到坡給人賣「油炸檳」，那頭家人真好，真惜我，日本來了，伊帶我去興樓開芭，到和平後出來新嘉坡，不多久，伊就去唐山，伊也要帶我去，我不要，我想到你人，想到自己的家！

嬌：（天真地）你安怎要去當三星哪？（說着，瞟了二兄一眼）

蕭：我老沒路才去當的。（坦然地）我出來星嘉坡還做小販：賣青菜；從又去州府割膠，去笨珍住黃梨園；做過石廠；做過「老亞只」（碼頭工人）踏過三輪車，種過芭，也入過工廠，沒久就給踢出來，做到「半仔」還沒法活，就看得破世情了，想道：人吃我，我也吃人，這世界，不敢免就得餓死！所以，就做三星：搶人，打人，殺人，（痛心地）怎知殺來殺去，殺到自己的兄弟，都是自己一家人哪！（悔恨）我「沙拉」了！……

李：人在就好了，莫講太多啦！蕭：（抬頭望望李叔的遺像）阿爸什麼時候「過世」呢？李：都有七八年了。他想要見你一面都不能。（悲傷地）他要斷氣的時候，還問：「阿

蕭回來沒？去叫伊返來啦，跟伊講阿爸知錯了！」我人只得騙伊道：「好好，去叫了去叫了！——那時，我的心都亂死囉！——騙一個要死的人！」

蕭：要是阿爸知我刺傷自己的阿弟，要是會知我是壞人，一定不放過我。——我就給他打到够！

李：伊不會了，他會知亂發火亂打仔兒是唔對的！他會知自己的仔唔是仇敵呵！

蕭：沒阿爸打，來去禁監給別人打？

李：返來好好做人就是，為什麼還要「禁監」！

弟：阿兄，我沒怪你；我也是三星；也是壞人呵。——

聽阿媽的話！

嬌：（端上茶）阿兄飲茶；

蕭：好，好。

嬌：阿兄，你何必要認真，管伊呢，要算樣樣都「沙拉」，連做生意都「沙拉」，都得禁監？你有辦法？只要下回唔做三星就好。

蕭：（執拗地）這個事唔同囉！弟：（責怪）你唔聽阿媽的話，你對唔住我人！

蕭：（從褲袋遞出錢來，）阿媽，這些錢給阿弟做藥費。

李：（不接）那裡來的？

蕭：（放在桌上，解釋）阿龍伊人，那些三星仔的，伊人拿錢叫我逃入州府；但是！我

還要逃嗎？拿鐮去「逃路」

——

李：（懷疑）那放在你身上唔是一樣！

蕭：（站起來，堅決地）我要去！

李：海（口旁）呀，你還講唔聽！

嬌：（哀求）阿兄，請你勿這樣好嗎？

弟：兄！

李：（低泣）十外年沒見面，未看清楚你的面目，你又要去了！——回來一起住唔是好了！大家相互賺，艱苦艱苦也會過日的！（頓聲地）……要是賺有，你也該「娶」了；年紀要三十的人，還……

嬌：（含淚）阿兄，今晚就這裡

睏吧，好嗎？（親熱地）我給你置（佈置）板，給你睏。

（進房取板）

弟：（安慰他）阿兄，我人的事，就當作家裡兄弟相打，你還京（心旁）什麼！你就住這裡吧！

蕭：我？（嘆息）呵！……（坐下）

李：（對蕭）吃月餅吧！蕭：呃！

（蕭不語！接着是片刻的寧靜；屋內空氣似已趨融和。一會兒，屋外揚起一陣狗吠聲！接着，兩個人影出現在窗口。）

那人：（譏聲地喝道）哼！幹你媽，阿蕭，你飛去？

散 文 一 則

當風暴從海的那邊襲來，從未開墾的處女地上，便開始渲染着斑斑的血痕。

斑斑的血痕，隨着苦難的年代蔓延，斑斑的血痕，隨着苦難的年代加深。人們在血泊中誕生，人們在血泊中生存。

我在血泊中生長，我受着血的洗禮。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洗滌不清的是鮮紅的血影。像其他同伴一樣，我吞嚥着淚珠，我咀嚼着血汁。

血液是生命底源泉，蚊子的猖獗是貧血症的起因。爲着阻止血痕的泛濫，年青的兒女付出了年青的鮮血。在那肥沃的處女地呵，滲透着英雄們的血液。

鮮紅的血呵！演變成一條紅色的血流，像被人割劃出的膠汁，滾滾的流進母親的心胸。

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年呵——一陣狂風洶湧掀起，像一把尖銳的刺刀，插進萬物底心坎。血的魔掌籠罩着平靜底田園。……

當這不幸的噩耗傳進我的耳房，我懷着滿腔底火焰，帶着一顆沉重的心，由南方的平地到北方的高原，浮現在我眼簾裏的，是數不清異樣的眼睛，威武地閃爍着兇野的光芒……

故鄉裏，血屍暴跳！

故鄉裏，血的悲劇洪水般地扮演不盡。

我彷彿做了一場恐怖的夢，經歷在血的世界，隱約見到一個異地的鬼影，手裏握着一把血淋淋的屠刀，在鬼影的面前，小丘似地骷髏陪伴着鮮紅的血流。……

我在血泊中誕生，我在血泊中成長。血的現實，使我認識了真理。

血液不是清水，血液不能白流，不能白流！

初稿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

— 馬 海 —

（衆人轉向窗口，詫異地看）
蕭：（辨別清楚了）令父沒跟你暗牌吳一樣臭！令父有翅（翅膀）不飛，有脚也不逃！
吳：給你飛呀？放你走呀？哼，除非皇家是你祖宗！（對旁的那位）喂，容即，媽索（進去）！（二人很快地由大門上，均作夏威夷裝！吳持槍，驕傲地。）
李：（向暗牌）你要打搶呵？
吳：哼，走開，要抓人！
李：（解釋）伊自己兄弟相打，有什麼「沙拉」！
吳：（看了看阿弟，想了想，領

悟了）呢——阿蕭也是你的仔，哈哈，（諷刺）人都講「三三三」有名聲呀，哼，利害到刺自己的阿弟——
蕭：（氣怒不可忍）幹你娘！（大力推吳）要抓就抓，哭父什麼？
容即：（抓住蕭，）呀呀，你「姆沙嘅」（你很大嗎？）
吳：（對李）喂，跟你講，伊謀殺人——「沙拉」！
蕭：（對吳）哼，過去你自己又是什麼？現在倒會抓起他來了！（冷笑）抓去啦？抓去升巡！
蕭：（對二暗牌）走！去就去！

（二暗牌抓蕭要走）
李：（緊拉蕭的手）阿蕭，阿蕭！……
弟：（坐了起來）……兄呵……
蕭：（掉淚）——兄！
蕭：（轉身向家人！慷慨地）你——阿媽，你人免京（心），我禁監好幾次了！沒相干。經驗教熟（教聰明）了人，將來再沒這樣笨了！——（大聲）我會出來的！
吳：（喝）行！（二人拉蕭急下）
李：（奔前）阿蕭……阿——（跌下）
幕急下

書店裏

· 嬌者龍 ·

週末的一個夜晚，我邀了李君逛書店去。一踏進店裏，只見掛着的幾乎全是以女人大腿做號召的雜誌。找了大半天，買不成一本好書，我失望，喪類正欲離開時，李君拉着我的衣角，舉手示意地指着前面輕輕地說：「你看」。順着他指的方向望過去，只見一位年紀最多十六、七歲左右的少女，濃裝豔抹，正在與店員討價還價。

「你看那桌面上的書！」李君又拉眼衣角說。我趨前一點，才看清楚放在桌面上的二本書原來是馮××之著作哩！而那少女正爲了這二本書而與店員在論價。

「你這人簡直就是蠻不講理的，你不是把我當傻子來開刀呀？哼！告訴你，我買過這種書不會少過吃飯的！」那少女裝腔作勢地向店員說。不時還睨了店員一眼。

「噯！小姑娘，我根本也不忍開太高的價錢的嘛！嘻嘻……」店員嘻皮笑臉地說。那隻手還不規矩地摸了少女手兒一把。

「討厭！」少女縮回手，裝怒地白了店員一眼說。拉開手提包的拉鍊，從裏頭摸出一張五元鈔票乃（手旁）在桌上說：「（良（足旁）我包好來！」

「小姑娘，這是當然的。」店員向少女輕浮地一笑。轉身從櫃裏抽出紙來把書包妥善。「還要買些什麼呢？小姑娘？」店員說。

「哼！鬼才稀罕。」她接過書又白了一眼說，轉身扭腰離開。「嘻嘻……」店員望着少女的背影得意地笑起來。我不禁感到心寒，拖了李君離開。……

「唉！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女，一個純潔無瑕的少女，就這樣地跌進不可自拔的色情泥沼去了。這劍子手是誰呢？」路上，我深深爲這可憐的少女嘆氣。

稿于十一月上旬

割膠記

。梅。

天黑沈沈，地也黑沈沈；割膠的兄弟姐妹們，穿着粘滿膠乳的衣服，拿着尖銳的膠刀，提着淡黃色的油燈，已開始走向膠園裏了。

他們呵，從少壯到老頭，從年頭到年終，都在膠園裡，像牛像馬般地，跪着割着，跪着割着。

然而，一天却賺不到塊半錢；換不到一家的溫飽！寶子換開門七件「寶

這是什麼道理？是誰剝削了他們的利益？

有時，雨來了，他們呵，

不顧風雨多大，不顧膠乳混入眼珠，祈想撈回一點油，鹽……然而，

藍眼高鼻的工頭說，水份多，不能做「辦頭」

啊，他們呆了，

向工頭投一瞥氣憤的眼光，自管回家了，

這是什麼道理？是誰欺侮了他們？

寂寞的夜

星洲若敏

街

戴文光

「肉粽：肉粽！」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小販叫賣聲。

每到夜半的時候，他必定從我家的門口經過，他背着一個大籃，籃裏頭放着裝滿了肉粽的油桶，籃的旁邊吊二個瓶子；一個盛着辣椒，另一個盛着醬油。他叫賣的聲音很響亮，但在這寂寞的夜裏，聽來帶着淒涼。

今晚，我的肚子出奇地餓，便和媽討了幾毛錢，買一粒粽來充飢。

「亞答，要買那一樣的？」他把指在肩上沉重的籃放在地上，喘了一口氣才打開籃子，指着桶裏的肉粽問我。

「一粒多少錢？」我問：

「有兩角三角兩種。」

「嘩！一粒兩三角，這麼貴！我驚訝的說着。因為我未曾買過這麼貴的食物來吃。」

「亞答你不知道，生意是很難做的，一粒的價錢，雖然是這麼貴，可是計算起來只不過是賺幾分而已。你想，米啦，豆啦，肉啦，油啦，粽葉啦……這些本錢是很多的，還要做，還要拉高嗓子，背着笨重的籃子，從大街走到小巷：」他滔滔不絕的說了很多話。

「那麼，你老人家一天大概可以賺多少錢呢？」

「唉！這就很難說，有時生意好一點，全部賣完就有七八塊

錢好賺，有時喊到喉嚨差不多要破，搗得腰酸得要斷，腿走得痛了，可是連一分錢都賺不到，反而要虧本哩！」他的聲音有點戰抖，我怕說下去會引起他的傷心。所以我就打斷了他的說話：「請你給我一個三毛錢的。」

「好的，」他說着，一面拿出了一粒粽，剪去粽葉，放在一張紙上，問道：「亞答，要點醬或者是多參一點辣椒？」

「不！醬油我不要，我要辣椒。」

「老伯，三毛錢還給你！」

「呵！謝謝你，亞答。」他接過了三毛錢，忙揩上籃子，走了，一直到看不見他的影子，可是他的聲音還在這寂寞的夜裏盪漾着。

這全是詭計

旭日

你雖然帶着慈善的笑臉叫我們吃糖，

可是我們不需要吃你的糖，因為你並沒有真正的誠心；

你是以糖衣包毒藥來引我們的心，

要我們中你的詭計。

吃了你的糖，

我們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優秀的傳統精神，

所以我們要警惕，

我們不要上當。

青年們，

起來吧！

大家——

執着正義的火炬，

向前衝！衝！衝！

看吧，

那黑暗底盡頭——

不是有很多和平底靈魂！鴿

子麼？

牠們翱翔空際，多自在呀！

青年們，

你們興奮麼？

努力啲，

向前衝！衝！衝！

衝破那黑暗的大門，

投向光明的懷抱！

五四年八月廿六日夜

雞啼

陳世能

強壯，

有力，

在黑暗沈沈的夜中，

號召着一個新生的信號。



碩莪工人的生活

陳偉

「小阿Q」

將蘊藏在我們內心的苦痛，傾訴到每一個有正義，有良心的人的心上。

親愛的讀者們，你們知道碩莪工人的生活嗎？

自從一九四七年碩莪工友會解散以後，我們的生活就陷於流離顛沛的狀態中，其處境實令人辛酸！

一路來我們遭受到重重痛苦！一切不合理，無人道的苛刻待遇，加諸在我們身上（利用工頭作劍子手）。

為了工作沒有保障，而使工友們，產生了一種畏事苟安的心理，不敢反抗，這就造成了資方更無理的迫害。

忙忙碌碌，長期在生活線上掙扎，養不活老母妻子，還要忍受工頭的虐待，謾罵，甚至挨打。黑暗的勢力，時刻威脅工友們的安全。蠻不講理的工頭，持勢任意橫行。

烈日下，暴雨中。十二小時的工作。過度的操勞，威脅着每個人的健康，肉體受磨折精神遭摧殘。我們得到的是什麼？每日二三塊錢。

至於工人福利，工廠衛生設備，更不必談。例如，宿舍，簡陋污穢，比牢獄還不如；似鴿子籠般的狹。廁所，一百多人，男女只有五間，每天早晨非排隊等候不可。浴室長不及一丈，放工的時候，爭先恐後，擁擠不堪。

在物價高漲的今天，資方並沒有體諒工人苦痛的生活，反之，竟以市情不景，而再次割少工錢（每天五角）這叫我們怎樣活下去呢！

就在這種狀態之下，工友們都感到再不能忍耐。環境促使沉醉的人們清醒，大家都明白，要生活，就要團結，惟有團結才能生存。

工人參加工會，是正當的，為法律所許可。而資方却用卑鄙無恥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團結，開除工友代表，威脅，恫嚇等種種下流奸毒的手段，破壞真正的職工運動，誠令人遺憾，憤懣。我們是不幸的一羣呵！但是，今天，我們已經猛醒了！

野草

綠峯

受了一次摧殘，更得了一番新生。

只要有泥土的地方，

它都能欣然地生長，

只要它還有着生命的種子！

真理就像野草，

它在這不幸的土地，

也一樣要茁長！

也一樣會開放美麗的花朵！

我們班裏頭，有一位同學名叫××，是本班大名鼎鼎的小阿Q。

他是一個聰明而活潑的孩子。可是，他不曾利用他底頭腦來思想，利用他的頭腦來幹事。他做事情很懶惰，馬馬虎虎的過去常，所以做事總是有頭無尾。

他對功課，完全不注重，他常開着笑口，露出黃色的牙齒來，笑哈哈。他最喜歡講笑話，鬧出可氣又可笑的事來。所以有時上課的時候，也鬧個不停，有時還把先生開玩笑，先生叫他站起來問他一些問題，他總是笑笑，或是傻傻地站着不動。

下課後，同學們笑他，他毫不以為然的回答道：「笑甚麼，失敗是成功之母。你看愛迪生大發明家，他也屢次失敗，今天我失敗了，算什麼」，這時同學們笑得到快要肚子痛了。



白石

小巷裏的故事

藝耘

每次從辦公室回家，必定經過一條小巷，這小巷離開我的家不遠，所以繞過這小巷，便能够省去一段相當「遠」的路程。一天下午，我照常打從小巷經過，黃昏的小巷裏，呈現着金黃色的光芒，在一家後門，熱烘烘地擁滿着一堆人，「觀衆」像看「把戲」似的擁擠，我爲了好奇心，也從人群中擠進去，這下子就被我擠進人家的屋子裏，注目一看，不禁啊的一聲，全身好像麻木不能動彈了，眼前一現模糊。原來牆角底木板床，躺着一個身瘦如柴的中年人，滿臉都是血，顯然是中毒七孔流血。在他身旁站着五個嗚嗚痛哭的孩子，衣服破舊又骯髒。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兩手連頭一起一落地撞在床板，嘴裏不知在訴些什麼，哭的很悲愴，好在有人拉住她，旁的幾個婦人也苦苦地安慰她。屋子裏現出一片恐怖和淒涼，而外面倒熱鬧。這時候外面鈴鈴的響着，救傷車趕到了，不久，兩個救傷員抬着一張布床，把木床上的死人抬上車，風馳地轍走了，閒人眼送着救傷車消逝在小巷的轉彎處，於是紛紛的走散了。我走過去，站在一個老人的背後，注意聽一個苦力說：「這人不是賣水菓的大眼叔？」「踏三輪車的阿賁插嘴道：『我看他是飲蘇打』。」真可憐，留下妻兒一群，是

爲什麼事死的？」這是婦人的悲哀的聲音。「大家不知道，現今的生活困難。本來他賣水菓也勉強渡得過，可是幹這門工作的呀，却時常要遭「馬打」逮捕。有時連人帶貨全被「烏公」去！」老人傷感地說完了話，咳嗽幾聲，又繼續道：「生活的痛苦，使他不得不走這下場。」我聽到這句話，心裏面忽然緊縮，幾乎要跳起來。沒有心思去聽了，於是轉身便走，耳旁彷彿聽見一陣長嘆聲。「唉，窮人甚麼時候才有快樂的一天？」。

膠工生活

——芭人——

天未亮，
荒園裡的虫鳴，
如永奏不完的歌曲；
時送來的晨風，
使人發抖；
膠樹梢上，
不斷地發出瑟瑟之聲。
樹背的「鬼火」，
忽見忽滅的閃亮，
那是早晨出來工作的膠工。
他們爲了人類的幸福，
不惜犧牲自己的血汗，
在荒涼野草蔓延的園裡，
彎着背埋頭工作。
工作。……

生活剪影

楓川

一天流汗眞辛苦，
人人罵我住舊屋，
那個富人有良心？
迫我快把屋子拆，
叫我此後往何處？
估俚有怨無路訴，
飢寒掙扎求出路。
這個社會太不平，
頭家卻有洋房住；
我們只好去他處。
勞苦群衆個個苦，
家中米盡物物空；
減薪減薪又開除，
工人生活眞辛苦。

五四年七月底斗室。

窮教師

張光明

三餐沒米煮，
妻說沒柴油，
孩兒要牛奶，
房東迫房租；
沒錢做學費，
孩子做流氓；
賬單如雪片，
紛紛飛到家；
因爲我無能，
不會捧和吹，
更不用說拍，
同事升薪水，
校長買汽車，
我還是舊樣，
一位窮光蛋，
爲了下一代，
我照樣苦幹。

讀者·作者·編者

編者的話

編完了這期，心里鬆了一口氣。
這一期很明顯的是理論文章的數量減少了許許多多。以後我們將照這原則，多發表創作，少發表論文。
最近，我們接到一些作者說耕耘的選稿條件很嚴。這點，我們是發覺到了，因些，以後在選稿時我們將儘量收容一些水準比較低的作品，因為，目前一般的寫作水平並不很高，而且，這樣做對於提携一些新作者，培養一些新人將有很大幫助，我們相信這樣做，作者和讀者們是會歡迎的。

我們非常需要以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快板，雜文……文學形式來反映社會多種現象的作品，內容方面則包括學生，店員，工人，老板，教員……各式各樣的人物和各式各樣的生活。主顧希望能夠以反映現實，暴露黑暗為主。親愛的作者們，我們懷着熱誠的心情等待你們的來稿！

代郵

本刊第七第八兩期的稿費經於最近發出，作者們倘未收到，希來函示知！



工人投稿

白慈君：

你所提出來的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你問我們為什麼不多發表工人的稿件，甚至有拒絕發表這類稿件的意思。我們要聲明的是：我們不拒絕發表這類稿件，但是，我們少發表倒是事實（在少年鼓手里有發表一些，但份量很少）。耕耘是文藝性的刊物，所發表的東西當然是屬於這一類

的，因此，從作者到讀者，都是一些智識青年，工人方面當然比較少。你指責我們少發表工人的稿，指責我們的作品都是給智識份子閱讀，你說這樣文藝便與大眾脫離，成為智識份子的所獨佔。我們覺得你的指責是不恰當的，首先我們應當歸咎這社會造成許許多多的文盲，使他與文學脫離，一些人雖然粗通文字，但並沒有掌握了寫作的方法，因此寫出來的東西常是粗劣的，以致不能採用；但是寫得好的我們一定會刊登。關於工人的習作和閱讀

只能依靠工人刊物或報章，要不然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不過，以後耕耘將儘量做到簡淺些，通俗些。

社論問題

克民君：

我們早就收到你的來信，因為很忙碌，所以遲至今天才給你答覆：

首先，你提出一個建議，說本刊應該有個社論版位，這個建議早有其他讀者給我們提出過。但是，我們却一直沒有辦法去做。當然，有了一個社論版，我們就可以評論一些社會上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進一步為讀者們說話，本來，我們是應該遵循這些意見去做的。但是，我們想到，空口說白話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何況，耕耘向來是以刊登文藝性的東西為主，以後更會向這方面努力，儘量刊登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之類的文藝創作，所以社論是不需要的。

其次，就是我們近來的態度問題，以前我們的確有一及時反映現實，所以會有前數期的表現情形，但是為什麼我們近來不這樣做呢？這是有我們的苦衷的。一方面是稿件問題，我們沒有恰當的稿，更主要的是，我們要儘量向文藝這方面努力。

本刊自第二期起至第十三期皆有存書

讀者購買無任歡迎

〈目要期三十第〉

今年來幾個筆戰的檢討

沈郁蘭同學

漫談毅力

被蹂躪的土地

青蛙的飛行

中秋的夜晚

民歌選集

(分五角二本每)

本歌集計收 有：小
路，熱愛祖國、桃花
店杏花村、杜鵑等：
：各國民歌十七首。

創刊號已全部賣完

南島著名

(香)(珍)(美)

肉乾肉絲

號一十七牌門(讓班路即)律槽梧坡小坡加新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TEL: 34625

五二六四三：話電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
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焙
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
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
得宜久藏不壞較他家誠
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親
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
蒙惠顧請認明「美珍香
」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
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
款匯來列明地址由郵奉
上決不有悞也

美味可餐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衆皆知

美珍香披露

新市

及馬

來亞

學生

界最

愛讀

的報

紙：

新報

版出六，四，二期星逢每

A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地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話電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化文情色對反
論理康健立建

角八元一月每

分五角一防每

定價：

正公論言
實翔聞新

彩精刊副

發活式版

出版者：耕耘出版社
發行 The Cultivator Publisher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pore, 9.

承印者：文藝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三角)